

澳門土生葡人藝術家馬若龍

思考·對話·集評

李 黎*

澳門土生葡人文化是在澳門四百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孕育形成的。許多學者致力於土生葡人文化的研究，認為其多元文化的內涵對於澳門的發展起着積極的影響。本文主要通過對澳門土生葡人建築師兼藝術家馬若龍則師的訪談及調研，尤其是對其出色的現代主義繪畫作品和詩歌作一個案初步研究；而面對其所扮演的澳門土生精英具有代表性的角色，本文着重探索馬若龍在其精神創造領域對澳門本土有着怎樣執着的歸屬感。

澳門“土生葡人”，俗稱澳門“土生”，葡文為 Macaense 或 Filhos da terra，正式文檔稱“葡萄牙後裔”，葡文譯為 Habitantes da Ascendencia Portuguesa。⁽¹⁾“土生”的定義至今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²⁾，目前有一些澳門學者的學術論文則定義其為“澳門出生，以葡國文化和天主教為根本的‘歐亞混血兒’”⁽³⁾。澳門立法議員、土生律師歐安利對“土生”定義的這種不確定性，曾提出以下看法：

典型的土生人，必是：1) 在澳門出生；2) 是具有葡國血統的混血兒，其中大部分是中葡混血兒。在這類之外，也可把其他幾類人按習慣看法納入土生之內並依次排列如下：a. 澳門出生的純葡裔居民；b. 在澳門以外出生但遷澳居住並接受當地文化的葡國人；c. 從小受葡國文化教育、講葡語、融入〔澳門〕葡人社會的華人。⁽²⁵⁾

土生葡人來自父系遺傳因素使他們成為葡萄牙文化的天然繼承者。他們自幼在學校接受的也是葡萄牙的文化教育。然而由於他們的祖先具有包括

歐、亞、非諸地區多種血統的混合，這種多基因遺傳形成了他們早期文化模式中的印度—馬來文化特徵。然而近四個世紀以來，他們生活在以華人佔絕大多數且以中華文化為主流文化的中國大陸南端的澳門，因此在他們那由獨特歷史形成的文化個性中，中華文化影響所佔的比重是不難想象到的。⁽⁵⁾像澳門的華人一樣，許多土生也拜關公、吃中藥，農曆初一往媽閣廟焚香祝願，然後陪父母上茶樓或打麻將。澳門土生人對華人的信仰習俗早已相安無事，不少人對華人的節慶活動及迷信禁忌甚至亦步亦趨，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對中國文化已全身心投入，乃至在 20 世紀末表現為積極認同並且樂於“回歸”中華民族大家庭了。有一位中國學者指出：

在幾百年來葡萄牙人管治澳門的情況下，土生葡人處於一個極為特殊頗為關鍵的社會層面：因為掌握雙語及本地情況，他們是葡國官員賴以治理澳門的社會基礎，也是聯繫上層官員與廣大市民的中間橋樑，因而在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都處於遠較一般華人優越的地位。⁽⁶⁾

*李黎，澳門理工學院高等視學藝術學校 2007 屆視覺藝術（教育專業）學士，澳門雕塑學會會員，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會員，現供職於澳門世界工藝-電機工程設計有限公司。

在以往澳門華人的眼裡，土生人這種優越意識是很強的。然而卻有一位葡國學者認為：

這在最早的一些土生就已明白，乘船而至的帝國王朝的人是發號施令者，自己人雖多，但想要的自由卻無一席之地。常常見到竹子彎曲而不會折斷，澳門土生有幸深刻感到這完全是他們自己的象徵。(7)

澳門土生葡人樂於使用 Filhos da Terra (大地之子) 或 Macanese (澳門人) 的稱謂，他們在澳門的確也是“自成一族”。例如 1988 年在葡文中學發生的學生騷亂中，當時有在場的證人說，那些土生學生的主要聲明是：“我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葡國人，我們自成一族。”(8)

《颱風之鄉——澳門土生族群動態》一書是由英國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里斯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賈源 (João Pina Cabral) 博士和新里斯本大學社會學博士陸凌梭 (Nelson Lourenço) 教授合作完成的反映澳門土生族群動態的研究成果。此書的重要訊息是剖析澳門土生葡人在過去二十年的急遽變化中族群世代面向歷史嚴峻挑戰的應對能力。(9) 澳門的土生族群被描述為“兩種文化歷時幾個世紀對話的產物”，在澳門過往滄桑變化的各個時期裡，就像颱風過境的前前後後，這一族群的主要訊息乃是其族群身份具有隨環境變遷的特性。(10)

不妨借用一下澳門土生藝術家馬若龍創造意念之剖析，這麼來描述他們經受世紀滄桑而發生的邊變：“澳門皇朝”（它的權力中心被隱喻為“利瑪竇之魂”）俱往矣，澳門土生精英們早就沉入了“世紀追魂之夢”，形成了一種類似於後現代主義的歷史延異與現實並置的人類學（博物志）話語。(11)

因此，倘要從文化角度考察澳門人文現象的複雜結構，則須圍繞兩個軸心：一個是族群方面，另一個就是語言方面。(12)

在澳門方言的研究中，葡萄牙語言學家白姐麗 (Graciete Batalha) 的成果是值得一提的。她首先提

出了關於“澳門語”的概念：“澳門語”、“土生葡語”或“帕荷亞語”這三個詞在澳門都表示古老的“克里奧爾語”，即三百多年來由父母傳授給女兒，並在這裡扎下了根基，又延續至上一世紀（指 19 世紀）的一種殖民地方言。(13) 20 世紀土生族群已開始逐漸轉向一個融合中華文化和葡萄牙文化的“雙語綜合文化體系”的生存態勢，而這個混合文化的最有力證據就是土話的存在。顯然，蒸汽輪船抹殺了澳門土話，把澳門和其它葡語地區的距離縮小了。1974-1982 年間，土生的混合體文化已淪為博物館樣本，情況演變到其時在澳門已很難吃到典型土生食品的地步。(14)

澳門在 20 世紀最後十年的過渡期關鍵時刻，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語言轉換（雙語化或多語化）高潮，澳門人尤其是土生葡人積極學習漢語普通話；對於澳門土生葡人族群來說，他們講粵語已經駕輕就熟，學習普通話並不困難，進而想學習漢字已經成為他們積極融入新澳門乃至大陸腹地的雄心抱負。

澳門的“土生文學”即指這些土生人創作的文學作品。儘管他們在創作中使用的語言是葡語，但他們表現出來的思想感情、思維方式、心態特徵、價值取向、審美情趣都帶着他們的特殊身份及其特殊的生存環境和歷史文化背景的影響，表現出與本地華人或大西洋彼岸的葡萄牙人明顯不同的特點，而成為獨具一幟的作家群。澳門的土生文學作品雖然數量不多，但歷史久遠，姿彩獨具。19 世紀末，土生葡人若昂·費利西阿諾·馬爾克斯·佩雷拉曾搜集了一批“土生歌謠” (Folklore Macaísta)，發表於《大西洋國》雜誌。而《大西洋國》另載有幾首有據可查的詩歌，由土生詩人 A. J. Ruas 和 José Baptista de Miranda e Lima 所作，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而土生文學作品的題材、語言乃至創作風格，都有無可取代的鮮明個性，強烈顯示着他們“Macaense”、“Filhos da Terra”（“澳門人”或“土生人”）典型的身份特點。(15)

土生作家埃蒂斯·喬治·德·瑪丁妮在《廢墟中的風——回憶澳門的童年》一書的序言中寫道：

四個世紀以來，葡國和中國人之間保持着一种愉快而和諧的關係，這一點體現在這一城市的許多方面：交匯融合的文化遺產，別具特色的城市建築，還有它的被稱為 Macaense（土生人）的混血人種。經過這許多年肩並肩的生活，中國人的氣質一點一滴地滲透在土生人的血液以及他們那帶着特殊的澳門人特點的歐人外貌上，為他們線條硬朗的歐洲人的面容，注入了柔和的東方之美。⁽¹⁶⁾

土生詩人李安樂（Leonel Alves）在他的詩中這樣深情地描述了自己的身世：

我繼承了些許賈梅士的優秀
以及一個葡國人的瑕疵
但在某些場合
卻又滿腦的儒家孔子
確實 我一發脾氣
就像個葡國人
但也懂得抑止
以中國人特有的平和⁽¹⁷⁾

以上二段引文和詩句為我們瞭解土生文化背景時作了絕妙的提示。土生文學中的“澳門土語”，早已引起國內外語言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呈現土生文學特殊的語言特色，也顯示了和土生文學整體風貌相一致的文化色彩。它既不同於葡國文學，也不同於中國文學，它有着自己的美學形態和藝術特色。就目前的資料來看，土生文學可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為 20 世紀前的作家作品，包括發表在《大西洋國》及《復興》雜誌上的“土生歌謠”，登載在《大西洋國》上一些 19 世紀初的土生人的詩篇。這一部分的作品都是用古老的“澳門土語”寫成的。研究土生葡人起源的專著《大地之子》一書的作者瑪麗亞·阿瑪羅（Ana Maria Amaro）和《澳門傳統詩歌》的作者格拉斯埃德·伯塔里亞認為，這些詩歌從形式到內容都有源於印度、馬來西亞、佛得角等地同類作品的深厚影響。⁽¹⁸⁾而澳門土生歌謠〈中國新年〉是著

名澳門土生文學收集者及研究家費雷拉（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 漢名阿德）的不朽成果之一。它是一闕澳門街獨有的土生歌謠，原作用土生葡語夾雜澳門華語節慶吉利用語（專用俚語）湊合起來的順口溜謠曲，節奏輕快，基本上採用 ABAB 韻式，然而詩段形式開放靈活，跟廣東方言的賀歲謠曲實有相輔相承異曲同工之妙。⁽¹⁹⁾以下僅摘引阿德記錄的〈中國新年〉的中譯片斷以見其精彩絕妙之處——

中國的新年來啦，
帶來了縱情耍樂。
就有大疊發達利是，
爆竹燃響震耳欲聾。

鑿鏘鑿鏘舞獅就快出現，
大馬路將有飛舞的長龍。
現在所有的人都在祈望，
新春大吉帶來生意興隆。

如果你有押品在當舖，
快拿錢去贖它們回來。
如果你的鞋子穿了洞，
趕快去買雙新的換上。

如今誰想去耍一手！
就一定要往賭場走。
荷包腫脹跨步進去，
榨乾出來剝光層皮！

過年就是蛇吞象，
累人累物搏到盡。
就像遇上貪心外母狼，
哪個女婿不被刮精光？⁽²⁰⁾

第二部分為 20 世紀 40 年代以來出現的一批作家與作品，這些作品的發表園地主要是本地一些葡文報刊，如《澳門消息》、《南灣》、《澳門》等，後期也有結集或獨立出版的。⁽²¹⁾馬若龍（Carlos

Marreiros)的長詩〈玉墜〉具有澳門土生詩人美感追求之最高品位——“悲情”敘事詩。他賦予悲劇女主角小芳懷有“寧作玉碎不為瓦全”的孤高品性和絕世氣概。馬若龍的形象思維方式，浸染了華人傳統藝術的審美趣味，他對中國文化（包括中國事物和中國美女）的情有獨鍾和別具慧眼令人感覺朦朧如同隔霧觀花，然而這是土生作家數代之間（如高美士、飛歷奇、費雷拉即阿德以及馬若龍等）在澳門中西文化四百年的時光隧道裡折射而出的精神光芒。⁽²²⁾

參與澳門人肉拍賣行竟逐搶購小芳肉體的竟然是“一位富有的華人，曾經追隨孫逸仙的一位將軍的後代”。而被高價拋售的美女小芳竟然有一位“她從未見過的父親”。“一個革命軍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強暴了她的親娘”，而娘原來是一位書香世家

最小的嬌女兒，“還是一位中國現代主義／五月花運動大詩人的／侄女兒”。這一番極具新聞性真實背景的轉述具有引發震撼人心的轟動效應。身為詩人的馬若龍，其敏銳的觸角和描摹佳麗倩影的技巧，懸念跌宕，筆觸含蓄，所謂“史無前例”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對整個中華大地破壞性的震撼至為酷烈，其極“左”的盲動主義對澳門社會的影響，至今仍令不少循規蹈矩的市民包括土生葡人心有餘悸。馬若龍有意味的歷史敘事詩樂章追譜了一齣青少年時代震撼靈魂的悲慘插曲，無疑地已為澳門文學貢獻了一個把抒情詩和史詩創作形式精心結合的劃時代傳世文本。⁽²³⁾筆者謹此提供馬若龍此一傑作的中譯文本（崔維孝原譯、高戈校訂）以供鑒賞。

在那個颱風襲來的夜裡
她被浪濤拋上了
竹灣潔白的沙灘
天色已明亮
肆虐的狂風
也已在地平線上偃旗息鼓
似乎有甚麼東西
引起了一個偶然跑過的
晨運客的視線
是甚麼東西
渾身沾滿海沙
靜臥在礁石之畔
柔美的曲線所勾畫的
絕不會是一塊石頭
健跑者真確地認出了那不是海豚
頓時感覺索然無味

“真討厭，
澳門的海灘從未有過海豚出現，
哪怕是死的也好。”

——這大概是孤獨的晨運客
內心的第一聲慨嘆
那是孤獨的健身者嗎？絕不
那不是一隻死海豚
原來是一位少女
靜靜地躺在沙灘上

健跑者毫不在意
“這裡的人實在心平氣和！”
此外
沒有任何一位
冒牌運動家
會像這位健跑者那樣在意
就像這個世界上
這些早已誕生的新新人類社會心理一樣
——看他們跑步
僅僅為跑步而跑步
以便承受得起
服飾工業技術的發展
追趕這種生活方式
極端虛榮的表現
所絕對不可或缺的
器械和配件
和所有的運氣
那是都市生活如此令人豔羨的東西

城中最好的酒店裡的一間豪華套房
房間面海
樸素而精心設計的裝飾
強調泥土和赭石的特色
環境明暗合襯
散發着折射的光芒
一個年輕女郎
美侖的身軀躺在

溫馨的軟椅上
帶着透明的玉墜
晶瑩剔透
一片翠綠
雙唇總是塗着
濃濃的猩紅唇膏
充滿塵世的誘惑
這一切全都無可挑剔
完完全全是一種誘惑
沒有哪一男士
僅僅瞥一眼那兩片嘴唇
而不昇起乾渴之慾火
這就是小芳
芳齡十六 她整個身段
成為公開的拍賣品
要從五位候選人中選出一個優勝者
來摘取這個可憐姑娘的
第一朵幽蘭花苞

一匹香港肥熊
任何一位新富
昨天還
滿手污穢
今天則渾身香氣
投入這場竟逐
鮮花凋落了
秋景蕭瑟

第一次
第一夜
太粗暴了
竟無可挽回地發生了

小芳最後的夢幻
被打破了
路已鋪開
故事像其它所有的故事
無時無刻不在發生
這是包含辛酸無法言說的故事
數不清的夜晚
以眩人視線的速度飛逝
很快 在夜生活的競技場
小芳成了一位明星
根本不用多說
她十分美艷動人
顛倒眾生
她具備所有的品味
足以滿足所有人的興趣
從狂熱的幻想客
從最挑剔最極端的唯美至上者
到最平庸最缺乏想象力
一心謀求行政職位的中尉

她優美的身段
如此突出
以至於連小芳驅之不去的
深深哀愁
也動搖不了那優雅動人的風姿
這樣一位富有的華人
曾追隨過孫逸仙的
一位將軍的後代
終於向她走來

他收入頗豐
擁有豪華公寓
位於南灣海邊
祇不到五個月時間
他甚至想同她結婚
她魅力四射令他情不自禁
小芳搖身一變
成了“福太” 也就是福先生的妻子
—— 這成了一種全面的推動

淒慘的夜生活
被拋到一邊
被甩之腦後
從此之後
她是受人尊敬的福太
永遠生活在高雅的環境中
使用細瓷器皿 一種名聲
一種派頭和花不完的金錢
令整個虛偽貪婪
熱衷投機的社會
肅然起敬
社會地位的攀升
將為她鋪設
最為光鮮的大理石
階梯

裘皮
寶石
醇酒 法國乾邑
和這個社會階層
所當擁有的一切
或許真會得到幸福
成立家庭
小芳尚未答允
她的偉大的追求者
心中已充滿歡樂

那天夜裡
她比平時更早
返回公寓
陽臺朝向大海
她緩緩解衣
頭一遭如此緩慢
望着鏡中的裸體
她第一次
像無數男女
所說的那樣
感到自己很美
對於男人來說她過於豔麗
他們祇懂欣賞她的肉體
似乎小芳不需要其它甚麼
祇要她是一具胴體就萬事大吉
那大理石般的身段
小蠻腰收成一個三角形

一對堅挺的乳房
滾出優美的圓錐
兩朵玫瑰紅的非凡乳暈
雙臀豐滿 小腹渾圓
襯托出
完美無缺的雙腿
線條如此典雅愜意
她那隻雪白的手
莫非幽谷蘭花的姿勢
那紅潤的嘴唇
映照着她絕美的容顏
蒼白而有型
構成了一副“瓜子臉”
那是惹人墮落的雙唇
乃是天朝
最動人心魄的小嘴
她使用櫻桃精
洗泡泡浴
她的雙手往自身
無盡的絲綢之路
撫摸
她甩動滿頭
濃密的細髮
綿密如竹林寺的竹叢
穿上她最好的單衫
翠綠
描出玲瓏曲線
箔片鑲嵌的蟠龍
閃閃發光
—— 一千顆神奇的星星
勾勒她那對乳峰
那彷彿宇宙的珍珠
專供心滿意足而莊嚴的
巨龍戲耍

她那濕潤的雙唇
透明的指甲
構成絳紅的世界
絲綢亦同樣閃耀着翡翠的顏色
一切就緒
她凝視一幀照片
它已經發黃破損
她總是隨身帶着
這是母親

最後而唯一的記憶
 那時小芳剛長出五顆小牙
 梳着兩條小辮子
 在中國的留影
 她從未見過的父親
 一個革命軍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強暴了她的親娘
 娘是一戶書香世家
 最小的女兒
 還是一位中國現代主義
 五月花運動大詩人的
 姪女兒
 小芳在一瞬間
 重新瞥見了過往的一切
 但她眼中
 沒有一滴淚
 冷漠的生活
 已令她的心腸麻木

突然 她那環形玉墜
 跌落在地上
 在大理石粗糙的地板上
 摔個粉碎
 她的命運被清晰勾畫了出來
 她冷峻肅穆 走向陽臺

平靜地眺望南灣
 黎明之際深藍深藍的天空
 曙色未露
 她第一次
 蕩漾起微笑
 似乎獲得了美滿幸福
 就在這當兒
 她撲身騰空
 從陽臺上縱身而下
 如音樂
 似水波
 從高腳杯裡
 生動地蕩起
 濺出了第一朵浪花
 在黎明時分
 在媽港的波濤上
 閃現出飽含渴望的潔白
 幻成她葬禮的衣飾
 然而恰恰相反
 她並未降生 她從來未有投胎

在那個灰濛濛的日子裡
 一家晚報刊登了
 一位溺斃的美麗中國姑娘的相片
 旁邊是一則訃告
 通知在第七日舉行彌撒

在竹灣安禱
 因心肌梗塞而死去的
 那健跑者的亡靈

幾年過去 漁民們仍在講述
 在黎明時分
 看到一位美麗的少女
 平靜地在水面漫遊
 在珠江口的媽港漫遊
 漁民們認為
 那準保是觀世音菩薩顯靈

對於善良的某某阿福富豪
 那並非幻覺
 他將自己關在
 空空蕩蕩的居室中枯坐終日
 渡過殘夢的歲月
 他對她唯一的懷念物
 就是玉墜的
 一小塊碎片
 他用一根粗豪的金鏈綴上
 掛在胸前
 那碎片
 是他賄賂某某警官
 才從司警刑偵處
 偷了出來⁽²⁴⁾

此處摘錄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進行的澳門文化訪談錄（選登）中的三位土生葡人訪談實錄，從中瞭解他們對澳門文化的看法，尤其是對回歸以來澳門文化建設及其發展的看法，以一個嶄新的視角探討中西文化融合的澳門社會發展前景及其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姍桃絲（Rita Botelho dos Santos），女，土生葡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籌備辦公室協調員，她於2003年4月22日答記者問說：

我個人非常熱愛澳門的土生文化。另一方面，對於中國風俗，如看相、算命、風水甚至“通勝”（皇曆），我都很感興趣。土生葡人個性熱情開朗，對中、葡傳統節日慶祝活動都積極參

與；烹調方面把葡國、中國，甚至馬來西亞、印度的飲食特色兼收並蓄，形成了代代相傳、別具特色的土生葡菜。土生葡人的衣着也是偏愛斑斕多彩的，又喜歡以音樂及舞臺藝術抒發感情。土生文化在澳門經歷了時代變遷，得以完整地保存甚至發揚光大，關鍵的原因是澳門人天性包容、善良。在澳門處處可看到不同風俗、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和平共存，而且更融合成另一種獨特的風格，在人們的室內裝飾、服飾，甚至婚禮儀式上，這些風俗習慣也糅合了中西合璧的元素。⁽²⁵⁾

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土生葡人大律師，作家。他於2005年4月15日答記者問說：

這個城市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徒，他們堅持自己的信仰之餘，也會尊重別人的信仰。宗教的排他性，在澳門這片土地完全不起作用。所以我堅持，互諒互讓是構成澳門文化的關鍵元素，而開放、混合、多元共存、平和，則是她的表現。文化所蘊含的內容其實很廣泛，不單是書本，還有思維方式、想法，甚至飲食、習慣、風俗和傳統，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說，沒有土生族群，恐怕澳門文化也不能以這麼獨有的特色存在了。（……）因為我們既認識葡國，也瞭解中國，既兼備了中葡兩種不同文化，又發展出迥異於兩者的獨有的混合型土生文化，因此我們能作為中介者，在中、葡之間遊走，一手樹立澳門的文化支柱。

憶起當初回歸之前，土生社群中很多人都很彷徨，擔心政權易手，會喪失之前的一切，包括在這個城市的身份。對我而言，當時最害怕會被視為外國人。我在澳門世代生根，我愛這個城市，這裡已是我的家鄉，我的城市，我既不會離開，也誓將在這裡世世代代延續下去，因此絕不接受在自己的地方被視為外國人。當時一想到可能被視為外人，不但恐懼，更有椎心刺骨的痛苦。當然，這一切疑慮都在回歸之後煙消雲散，澳門仍然是我的城市，我們繼續過往的生活方式，和以往大同小異。⁽²⁶⁾

馬若龍（Carlos Marreiros），在2005年4月11日答記者問時也說：

總體而言，今天的澳門文化發展還是相當正面：受惠於經濟起飛，我們的文化有了更好的發展條件，可以投入更多的金錢去支持。而特區政府在便利的政治和歷史環境下，更能輕而易舉地引入大陸文化，使我們有幸在澳門一睹大陸國寶級的珍品，包括明畫、古董和其它藝術作品；除了靜態的展覽，文化局也着力發展多個動態專案例如音樂節、藝術節等，同時花了很多功夫在宣

傳上，可見，特區政府還是很看重文化這個環節的。此外最具意義的，莫非是澳門歷史城區能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令澳門的風采更悅目、更動人。其實在回歸前，澳葡政府已努力保護本地的古老建築，回歸後能更進一步走向世界，把澳門輝煌的文化成績展示於世人前，是值得驕傲的。展望將來，我抱有很大的信心。因為一國兩制是很有遠見的構想，兩種制度容納了不同思想的人，都可在彈性的政治環境下為澳門出力。我覺得澳門正在享受前所未有的幸福時期，我們要珍惜眼前，把握目前的優勢，才能走向更美好的未來。以正面的角度去考量，澳門賭權開放了，外來人力和資金都不可和過往同日而語，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或多或少會為澳門輸入更多元素，增加中外文化交流的動力，這是經濟起飛帶來的好處。但特區政府仍然要為文化領域作出一些改革，才能確保持續發展。其一是澳門的大學要改革成具國際水準的大專學府，才能培養出適當的人材；其二在訓練本地人材之餘，還要送他們出外受訓，開闊視野。最後還是要政府作政策調度，吸納人材，不但要吸納外地人材，還要為已外出的人材提供優厚的條件讓他們回流本地，為本地効力，否則有水準的人都往外跑，剩下的又墨守成規，澳門祇會變成一潭死水，了無新意。因此在我看來政府的當務之急，是要讓年輕一輩也就是未來的社會棟樑多接觸外界，具有廣闊的世界觀和開放的價值觀，才能使澳門的文化生氣勃勃，也不枉這四百五十年豐厚的基業，而繼續為世人所認同、贊歎。⁽²⁷⁾

馬若龍訪談錄

基於澳門土生葡人背負着澳門四個多世紀的多元文化交匯的歷史重擔，而在澳門回歸中國之際他們所面對的那份歸屬感又是怎樣的呢？為此筆者想去做一個實地調查個案並進行初步的分析，就決定從澳門土生藝術家家中挑選一位代表人物做調研對象，因為藝術家敏銳的對社會事物的獨特眼光將會

較形象地在其言行及作品中反映出來。我嘗試以訪談的方式去拜會馬若龍則師。我很快就接通了他那位於瘋堂斜巷藝竹苑的事務所電話，就將請求訪談一事與馬若龍的私人秘書范耀科先生說了；在他的安排下，2007年3月29日下午，我造訪了這位著名建築師的事務所。它坐落於幽靜的藝竹苑一邊廂，庭園中古老的榕樹枝繁葉茂，粗壯的枝幹正在向行人述說它古老的故事。聽范先生介紹，原來馬則師選此地作事務所是想為保護澳門的建築遺產出一分力。我坐在樓下會客室正在欣賞牆上掛着的馬若龍作品〈澳門皇朝〉時，馬則師已滿面笑容走進屋來。寒暄之後，我馬上說明來意，馬若龍就像對着一位習以為常的朋友那樣打開了話匣，先把我帶進了他的童年時代。

馬若龍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於澳門出生，並在澳門長大，因而絕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澳門仔”。其父親全家都是歐洲人，有着西式文化背景，爸爸卻挑選了一位澳門土生女子做自己的妻子。他的外祖父是葡國人，而外婆是中國人。外公和外婆育有十個兒女，他（她）們先後和歐洲人、亞裔以及華人結婚，所以說他的家庭早就有中西合璧的生活氛圍。另一方面，他有四個阿姨都當教師，外祖父曾在澳門崗頂 S. J. Seminary（聖保祿學院）學習過，那間學校在澳門很出名，其藝術背景也不錯。最早到聖保祿學院修道的明末畫家兼詩人吳歷也曾在 S. J. Seminary 學習拉丁文和教義書。外祖父很有藝術天份，甚至還會吹‘Clarinet’（嗩吶）。由於全家老小都對藝術感興趣，馬若龍很小就在愛藝術、愛文學又愛古典音樂的環境中受到薰陶，這種氛圍也感染了他的弟弟馬偉達。由此可見，馬氏兄弟倆的藝術天份有一部分得自於家族遺傳的基因。父親希望兄弟倆將來修讀法律及軍事科學，準備做法官和將軍。雖然父親認為習武從軍好，馬若龍卻堅持自己熱衷的藝術事業。父親最終還是支持兒子實現自己的理想，後來甚至以兒子能成為出色的建築師、藝術家而感到無比驕傲。⁽²⁸⁾

在澳門出生與成長的背景，決定了馬若龍一生要走的路。澳門四百多年華洋雜處的環境，使他從

小就耳濡目染東西方文化，瞭解到凡是文學、歷史、建築、宗教、人際關係、飲食等等都屬於此地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他感到很幸福，慶倖自己能在澳門長大。

（……）而給予我這種幸福的其中一個人就是我的外祖父。外祖父雖是修讀神學的，卻擁有澳門居民相容並蓄的好性格。他既會帶我去教堂參加彌撒，也會帶我去廟宇拜神，從而教導我要尊重其他宗教的精神。他教會我從多角度看問題，不論天主教、佛教、道教、儒教，都有它們特定的宗教精神，其實這也代表着澳門的文化精神。⁽²⁹⁾

澳門中西兼容和開放的歷史文化背景，使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士已習慣於與不同種族、國家的人群相處。馬若龍去葡萄牙求學時，將澳門人和歐洲人作了比較，覺得當時那些歐洲人是比較保守的。四百多年來，澳門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所以他到任何地方都能適應環境，和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同學打成一片。

我明白，也很尊重他們各自的思想、習慣和生活哲學。這是因為我從小就在澳門特有的寬容與接納的氛圍下長大。我先後在 Escola Infantil、高美士中葡學校（當時的中央小學）和 Liceu（利宵中學）就讀，中學畢業以後就去了里斯本讀建築專業兼修藝術。我選修建築，也是看中了它介於科學與藝術之間；單一地發展藝術不是我個人所追求的目標，而成為建築師就可以綜合這兩門學科的知識，這也是我為何走上執業建築師道路的一個原因。除了建築和藝術，法律也是我感興趣的知識領域，雖然我沒有成為律師，但我喜歡關注社會問題，從小就喜歡提出各種社會問題。外祖父時時教誨我，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個理由，不可以隨心所欲。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童年的天真逐漸被現實所取代。這就是常言說的：“凡事無絕對，黑與白祇有一線之隔。”⁽³⁰⁾

馬氏家族很大，從事各行各業都有，諸如酒店業主、教師、政府公務員、神職人士等，各適其式各盡所能。後來，他的父親到澳門出任總警司。外公曾與羅保博士是神學院的同學，後來做了繪圖師，嗜好繪畫、看書及寫詩。外公希望兩位小外孫將來成為藝術家。兄弟倆由於從小受到外公的關心薰陶，並沒有按照父親的意願成為一介軍人，而是選擇了藝術這一道終生彎路。馬若龍雖然是葡裔居民，但自小便對中華傳統文化和民間習俗感興趣。他認為澳門的建築樣式特別，中西風格共冶於一爐；澳門的中國廟宇別具嶺南文化特色，尤其是神香燃點時飄出的幽香氣味，令人難以忘懷。故此，他自小就十分留意澳門華人舉辦的各種文化活動。⁽³¹⁾

上中學時，由於受現代化西風影響，他想轉變人生觀去做一個“披頭士”。在十六歲那年，他與一群同學蓄起長髮，喜歡收聽“披頭士”歌曲，樂於追求女朋友。當時社會環境並沒有現在這般繁華，他們沒錢買花送給女孩子，就到花園摘花，還學寫詩寫情書，祇想討得女孩子歡心。馬若龍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其實他們並非是“頹廢青年”，也沒幹過任何危害社會治安的事情；他們也是有理想的青年，圍聚在一起談論的都是有關政治、文化、藝術方面的話題，也都喜歡看書，祇不過由於對當時的社會現實有自己的看法而令人覺得他們“牢騷太盛”罷了。⁽³²⁾

中學畢業後，馬若龍在澳門一間中學執教，向中國學生教授葡文，又在郵政局當過文員。他於1971年考進葡國里斯本大學的工藝設計專業，就去專心學習他所喜歡的建築設計藝術及城市規劃設計。將近畢業時，他曾在校兼職低班助教，並到里斯本一家則師樓工作。在大學畢業及獲得碩士學位後，他以高材生的資格應德國歌德學院邀請到易斯頓大學及柏林大學接受專業培訓。本來，以其優秀的學業成績，他完全可以在葡國政府謀到一份好差事，但因他曾為反對殖民戰爭而拒絕服役才失去了這一資格。他於是便與幾位同學在里斯本自創一家建築設計師事務所，做了一些城市規劃和建築物設計；還和幾位同學在里斯本舉辦了三次畫展，還在柏林搞過畫展。在葡國、德國及瑞典逗留了八年之

後，馬若龍於1983年4月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和心愛的故鄉——澳門。⁽³³⁾

馬若龍為了汲取建築設計的精華，四出考察，其足跡遍及全球。他希望世界各國的建築師通過自己的作品宣揚世界和平。由於生長在澳門，對中國文化具有深厚感情，他於是就致力於向西方世界首先是葡國介紹和宣揚中國文化。他除了協助葡萄牙當局及有關方面舉辦“澳門週”活動之外，還撰寫文章介紹中國的廟宇文化和李白、杜甫、艾青等中國古今著名詩人。⁽³⁴⁾

馬若龍曾被安排在澳門文化學會的保護文物部門工作，他主持過以中、葡、英文出版的一本保護文物畫冊；在擔任《文化雜誌》副主編時，從事美術設計工作。1984年第三屆澳門立法會選舉時，他自覺參加“A組”名列候選人，關心市政建設和民生環境的改善。他尤喜好文物建築物的維修保護，例如塔石球場的青年中心、衛生局的翻新設計皆出自他的心思，他愛用新穎的設計手法去保留歷史遺蹟。無論何時，他都念念不忘促進文化交流工作，不斷撰寫文章，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還拍過有關澳門文化建築物的記錄片。澳門政府為了表彰他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獨特貢獻，曾頒授給他文化功績勳章，當時他才二十九歲，成為澳門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此項授勳者。⁽³⁵⁾

80年代，馬若龍和他的弟弟馬偉達，以及華裔畫家繆鵬飛、袁之欽、郭桓、吳衛鳴等人，組織了一個稱為“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的藝術團體，進行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和推動工作，每月集會一兩次，還出版書刊，籌辦畫展。幾年來，“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曾先後在澳門、香港、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日本、印度、布魯塞爾及葡國等地舉行畫展。馬若龍還以個人名義，出版了兩本圖文並貌的書刊：一本介紹澳門的葡式和中式建築物，另一本介紹北京紫禁城的建築物。馬若龍認為，紫禁城是世界建築史上值得驕傲的傑作，他作為一個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瞭解而又熟悉葡國乃至西方讀者心理的建築美學鑒賞者，有責任將紫禁城介紹給西方的人們欣賞。⁽³⁶⁾馬若龍就是這樣一位對推

動中西文化交流傾其全力的人物。他那土生葡人的特性，執着地影響着他的創作，他把對故鄉澳門的愛化為詩畫盡情宣洩於紙筆之間。

馬若龍現時的身份是執業建築師（則師）、大學教授，身兼畫家及作家，經常發表與藝術、建築、文物及有關文化的評論文章，出版了以葡文、中文及英文自著或合著的四部著作，為“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創會成員并當選首任會長至今。80年代他積極參與培訓本地人材，擔任澳門多個文化藝術團體帶頭人或名譽顧問，1989-1992年任澳門文化司署司長，1993年迄今任澳門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該會由梁披雲先生任會長、季羨林先生任名譽會長），1998年迄今任澳門建築協會會長及大會主席、澳門中葡文化青年研習會會長；1999年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行政長官推選委員會委員，1999-2002年擔任亞洲建築師大會委員會亞洲區代表成員，2003-2004年擔任亞洲建築師大會亞洲區副主席（成員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南韓、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現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委員會全體委員會及文化諮詢委員會委員，以及新組成的澳門基金會信託委員（2001年至今）。⁽³⁷⁾他對於自己曾擔任澳門文化官員的工作是這樣評述的——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曾擔任前澳葡政府的文化司署司長。那段時間澳門已踏入政權交替的過渡時期，當時的澳門總督文禮治也瞭解到，不能以殖民統治的思維方式去對待澳門的文化。於是在文化交流領域作出了精細的分工：東方基金會負責葡萄牙和國際之間的文化交流工作，而文化司署則專責面向本地和中國大陸。我於任期內，請來了大批中國的名家到澳門交流，當其時澳門的文化事業可說是盛極一時：當時有大量葡文版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面世，把中國的文學、社會、哲學、思想等一一透過葡文翻譯介紹給葡國人。可以說，中葡交往四百多年，這段時間雙方的交流最為密切。文化司署也支持澳門的文化社團開展活動，鼓勵資助藝術工

作者到外國深造，吸收外界的知識，因此在那段時期可以說澳門已出色地擔當起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³⁸⁾

如果說，自葡人1553年入居澳門之後的兩百年，是中西文化開始有所接觸的時代，那些在明清之際來華的耶穌會士，將大量的西方書籍和先進的科學文化以及世界地理學方面的知識以傳教為媒介在中國社會傳播，增強了當時中國思想敏銳的智識分子對外界事物的興趣和求知慾，對中國的社會飛躍做了不少知識準備和思想啟蒙工作，如《澳門記略》⁽³⁹⁾一書就是在那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那麼，現今馬若龍的所做所為是將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結合澳門本土特色與西方進行交流，他以澳門土生藝術家和文化人特有的身份，繼承了先輩們為中葡友好和澳門安定繁榮慷慨貢獻的專業精神，為澳門這塊中外文化藝術的交流平臺真正起到嫁接和催生的作用。因此，馬若龍無疑是一個值得作重點研究的澳門土生代表人物。

馬若龍的藝術天才及其創意表現

澳門土生葡人一直為其生存之地媽港（Macau）曾結識葡萄牙最偉大的詩人賈梅士（Luís de Camões）而深感自豪。不管此事是否真實，或者祇不過是傳說，那些護衛着大詩人芳名的礁石就屹立在澳門白鴿巢公園一座山丘的頂端。⁽⁴⁰⁾幾個世紀之後，一位本地出世的土生詩人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在他血液中的中葡混合文化基因主導着這位寵兒奉獻給我們一本充滿智慧的旅人詩集，那就是在澳門土生土長的詩人馬若龍。他在該詩集《一天中的四季》，在生活緊張無窮無盡的日子循環中不斷地獲得自我更新。一顆周遊世界的靈魂，無論身在何方星空下，他都將靈感變成詩歌，用墨汁和筆觸奏出了潺潺流水般的旋律，構成他內心世界那一曲永無止息的交響樂。這部詩集是詩人馬若龍的處女作⁽⁴¹⁾，充滿青春魅力。然而，詩人卻像庇山耶的忠實門徒薩烏爾·迪亞士（Saill Dias）一樣，從那些

“微小的事物”中攝取了無數的營養。⁽⁴²⁾也許當馬若龍先生在寫出下述斷言時，已經為他自己描繪了一幅最精確、最清晰的畫像：“在跨越國度的烈火中燃燒 / 因行動緩慢而未抵達終點 / 性格固執的我（……）”他用震人心弦的詩句，用火一樣的熱情和秋月星空般的寧靜，不斷向我們訴說着他自己的心聲，描繪着那發人深思而充滿愛的美麗故土。⁽⁴³⁾

馬若龍的詩也像他的畫作那般具有強烈對比的色彩，在刻意的修飾下，有時清新脫俗，有時熱情洋溢，就連我這樣不懂詩的人，也驀然恍恍惚惚地沉醉其中，深受感染。有人用“龍馬精神”來形容馬若龍，就是因為他活得如此精彩！《一天中的四季》裡所有的能夠反映詩人跟中國文化有千絲萬縷關係的那些詩行，如他懷念“中國祖母”的那一首詩，就是從懷念祖母使用過的“一派考究的中式裝潢”的“嵌在紅木鏡框”裡的梳妝鏡子開始的。當“歲月使鏡子發烏”，“光澤早已消失”，馬若龍心中無限傷感的追思真是令人念念不忘 ——

我的中國祖母

很久未在那面中式鏡子裡

出現於我的眼前

她隨同最後一場雨

隨同那收穫的稻穗

一去再也不復返

（《祖母的鏡子》，Siu Kan，1978）

馬若龍心懷的“中國情結”並非像有些染上“中國文化熱”的西方學人那樣，他們酷愛中國文化甚至成為“中國通”，不過是表現了一種專業性的熱忱和博識；馬若龍不但酷愛中國文化，而且有認同中國文化的本能和意識。我們從他的繪畫和詩作品兩方面可以直接感受到它們受“中國情結”植根頗深的影響。⁽⁴⁴⁾

馬若龍經常沉溺於童年的回憶之中。當他回首往事時，又是那麼一往情深。這使他的藝術感覺和詩的觸覺顯出超常的清新敏銳，其中又有沒完沒了的諧謔和幽默感。他在〈童年的細雨〉一詩中，夢幻

似地看到一位“無憂無慮”“不願長大的兒童”，似乎就是詩人童心幻化物的自我寫照 ——

童年記憶中的蘭花
形狀奇特的三片花瓣
恰似幼童水靈的小手
在清爽的微風中展現

千萬朵嫵媚的小花
在海市蜃樓般的幽靜中
映出的是一位無憂無慮
不願長大的兒童

馬若龍告訴我們，澳門不僅是詩人生命的搖籃，而且是詩人童年的仙境。⁽⁴⁵⁾

馬若龍很注重吸收中國文化的美學營養。在他的詩集裡有一首題為“李白”的詩，看來是在類比李白的語言風格，使用接近白描和直接敘述的語調，其中並列的諸多意象呈示了詞語本身“原型”的魅力 ——

似夜般漆黑的墨汁
在白紙的宣紙上遊弋

多少米釀的白酒
被月亮般的玉杯汲去

月亮向太陽宮敞開了門
詩人已莊重地沉緬在

他創作泉源的硯池中
在群鳥，星星和群山的

寧靜注視中
詩人僵硬的軀體在飄動

馬若龍對李白的意象、李白的精神、李白的語言風格可說已深入骨髓，雖然他祇能透過葡文版的

《李白詩選》去認識中國詩仙，但他對李白竟是如此傾心、如此心領神會。(46)

我們今天應該勇於接受歷史在澳門留下的葡萄牙族群的文化遺產。我們甚至不必羞羞答答地去借用“文學沒有國界”的老話，不妨乾脆大聲地對全世界宣佈：“庇山耶和馬若龍是屬於澳門這塊文化綠洲的！”(47)

有位葡國詩人和評論家認為，馬若龍的詩把“庇山耶那‘微型花園’的魔力”和“李白那精闢的詩句和纏綿的隱恨”，糅進了他本人那種強烈的文化個性中，然後又通過一種巧妙而有效的“煉金術”將它們變成了一種多樣化、獨具一格的視覺藝術。(48) 這位西方學者的評論表達了一個觀點，即馬若龍的作品已有意識表現了兩種文化水乳交融和會合滲透。而我們從這一詩集中更注意到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馬若龍對中國及中國文化有更直接表達的衝動和意識，而且不管這種感情是熱烈還是平淡，是片面還是客觀，我們感到他已不完全是處在一個“局外人”的地位來感知的。(49) 中國近年來的改革開放，使年輕的馬若龍得以接觸這個據說從他大學時代久已神往與他生命有着某種深沉聯繫的東方文明古國。從1988年到現在，他先後幾十次到中國內地遊覽或進行藝術交流，無論對中國的古代文化或當代社會都有了更切身的接觸和較深入的瞭解。這種接觸和瞭解給他的創作情感可能帶來的影響是完全可以想象到的，他那些有關中國的詩篇正是他這種熾熱情感的投射。(50)

從小熱愛藝術的馬若龍，在藝術殿堂裡不斷成長。他以一個藝術家的敏銳捕捉身邊的一切，甚至連殘牆舊瓦也不放過。在他個人的形象思維中，幻覺與圖像可以糾纏不清，他用特殊的解構方式勾勒出自己的夢幻城市，讓詩人庇山耶的靈魂流放穿梭其中。〈上帝聖名之城〉(51) 在畫家的筆下再一次獲得栩栩如生的靈魂，那是一種融合了強盛興衰血淚參半的澳門歷史，也是畫家想要抒情高歌的古老樂章。雖然馬若龍的藝術表現手法多樣亦西亦中，然而所用的創作材料相當廣泛，有中國畫紙、中國水墨、日本墨水、壓克力、乳膠漆、油、以及朽木、

布、釘、膠之類，其作品蘊涵的美學意味卻深深表現了他對中華傳統文化精神的無限神往。這裡我想着重介紹他那些線條流暢優美的素描作品，那種無邊際的幻想融合天才的創意使馬若龍成為澳門獨一無二的素描大師。從馬若龍的“詩人與城市”——1977-1997素描作品巡迴展中的作品，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充滿想象的創造力，一方面植根於澳門土生葡人集體潛意識中所深藏的對澳門傾注的情思，另一方面則來自於對澳門這一古老聖名之城瀕臨消失而流露出的傷感。如果用一句話去描寫馬若龍“詩人與城市”的創作風格，那就是：悲情的戲謔，漫畫的奇才！這裡不妨就馬若龍《詩人與城市》中的幾個片斷略作引介，嘗試勾勒其中隱喻或寓言的涵義。

請看〔圖2-1〕：半人半獸半機械的怪異形態，荒誕如教堂般的工廠建築，烘托着庇山耶這一唯我論者的內心獨白，呈現為狂人之舟上超現實的鬼魅幻影。(52) 夢幻般的景物，用果斷的線條穿插其中，機械符號令人產生幻覺猶如時空倒置，讓人暈旋，彷彿身在庇山耶矛盾的唯我意識中。

從〔圖2-2〕又可以領略到：“馬若龍的城市是一個神話，在這個神話中又藏有另一個神話：詩人的神話。他以深藏不露的力量於變形中折射出無處不在的現實。”(55) 而庇山耶，無論是作為裝飾性形象，還是作為遊蕩的幽魂，總是身在其中而揮之不去。〔圖2-3〕其中能曲能伸的“竹枝”伸展於畫框之外，整個房間充滿詭異的中西形象符號。

馬若龍讓形式奔瀉出力量，使庇山耶這個和諧詩韻間的至高無上的歌者，擁抱鴉片青煙編織的幻夢，在現實世界的慵懶睡意中，弦樂笙歌重新走入20世紀的三稜鏡中。(57)

馬若龍對庇山耶精神領域的解讀已分不清彼此，他將這位痛苦焦慮的詩人，用形象比喻的手法，融合題辭題句一一呈現於賦有感染力的畫面。〔圖2-4〕畫面線條飽滿，融匯貫穿畫中的題記、摘句讓我們聯想到中國古典繪畫的特色(58)；沒頭沒腦的統治者、燈光斜影、發條、十字徽號(……)無不透露着詩人對祖國統治者的無能而深感失望。在這些素描畫中，到處能找到中國文化的意蘊，即使是



〔圖 2-1〕〈詩人與城市〉片斷⁽⁵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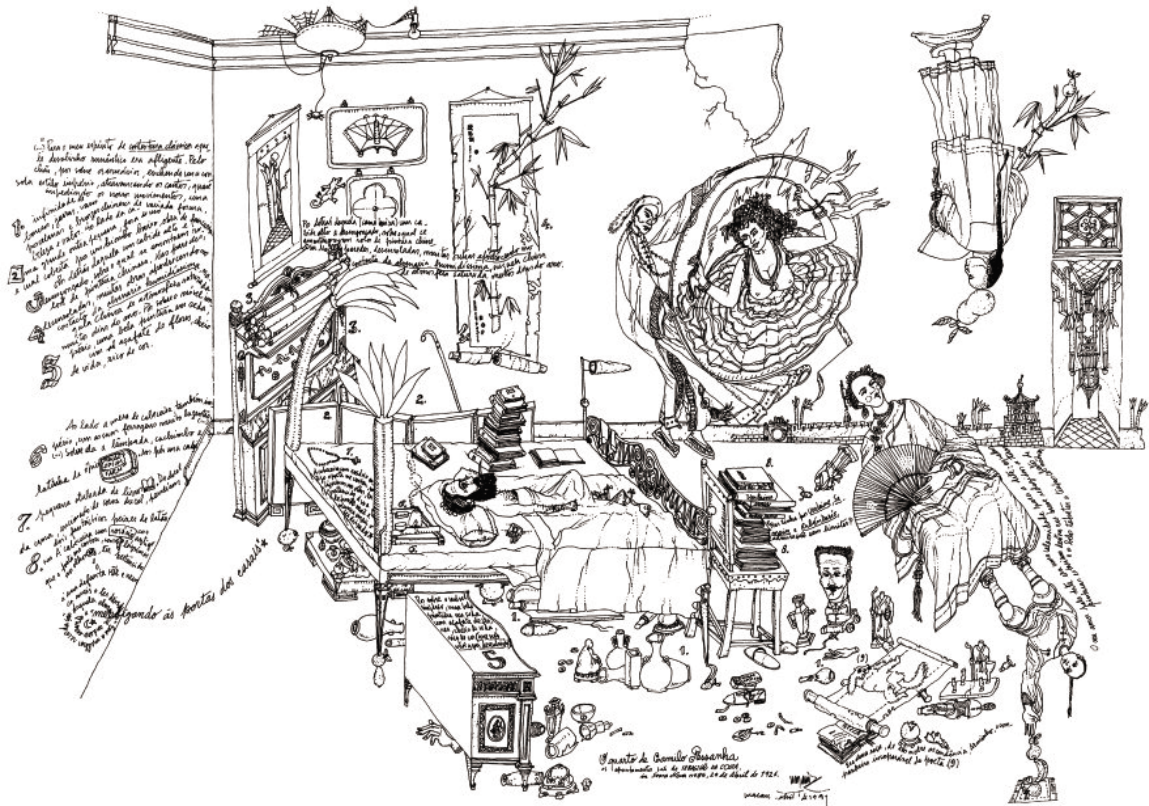


〔圖 2-2〕〈詩人與城市〉片斷⁽⁵⁴⁾

底山耶那樣悲情的詩人也會在〔圖 2-5〕那種構圖嚴密又講究氣韻的極似中國古代神話般的龍王府裡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1987 年馬若龍發起創組“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的時候，鑒於“現代文化與社會間的矛盾，以及人的價值所受到的嚴重挑戰”，認為他們這一群澳

門現代藝術家的作品“並非太具前衛性，而是聲音還不夠響亮”⁽⁶¹⁾。但當時就有評論指出，馬若龍的建築式畫作展現了大腦所孕育的濃鬱的新圖像風格，顯示其豐富的想象力；並認為那是“繼無與倫比的路易士·迪美之後，萌生於欣欣向榮的本澳文化環境之中的‘先驅者’幼芽正在成長”⁽⁶²⁾。



〔圖 2-3〕〈詩人與城市〉片斷 (56)

澳門的一位評論家認為應該從逆反的角度去評價馬若龍作為一位澳門前衛藝術家的獨特成就。馬若龍天賦具有中西文化融洽的藝術素質，他的創作愈來愈鮮明地汲取中國傳統藝術的精髓和美學特色。藝術家自覺地向東方主義傾斜大大豐富了超時空的自由想象天地，使他獲得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超意象的神思靈感。馬若龍還擅長於移植中國民間藝術獨特的明顯反差而產生互補效果的色調處理方法，大紅大綠被使用得格外醒目。(63)

對於中國年畫和多種多樣的中國民間藝術，馬若龍有異常廣泛的興趣並進行深入的探究，於是如〔圖2-6〕、〔圖2-7〕之中奪目的大紅、金黃、翠綠、澱蘭、赭褐、粉白，天衣無縫地運用得出神入化，那種反差，竟能互補於歡樂與憂傷無奈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意境中，不得不讓人敬佩畫家對文化、對生

活的精確捕捉能力，以及賦有令人炫目的表現技巧。(66)

馬若龍不喜歡多解說自己的作品，祇用“我鍾愛藝術，希望作品能與觀眾溝通，我會繼續這樣下去……”就這麼說幾句淡淡地帶過。(67)

馬若龍的畫顯示了一個畫家的浪漫和作為建築師的嚴謹，作品中的技巧、肌理、符號暗示，濃鬱的新圖像風格，無不表現了對中國文化傳統、文化精神的理解和對東方美學情採的嚮往。作為中國人，我記起他——那是因為他對這出生的中國土地愛得深沉，用充滿着愛情的聲音來歌唱——一位中國文化使者。(繆鵬飛：〈馬若龍現象說〉，評馬若龍藝術個展93，1993。)



〔圖 2-4〕〈詩人與城市〉片斷⁽⁵⁹⁾



〔圖 2-5〕〈詩人與城市〉片斷⁽⁶⁰⁾

馬若龍用大塊色彩堆砌他的土生情懷。他用 T 型構圖，將大十字架支撐着看來像“土生仔”的“Macanese”（見〔圖 2-8〕），上半繪葡萄牙-中國（澳門）之間大洋上的航船。據說，根在澳門的土生小子很少人再顧念盧濟塔尼亞悲歌了，由此似可以解釋馬若龍為甚麼把土生小子畫得那麼茫然若失，那麼神情凝重！而〔圖 2-9〕看上去儼然是一幅“澳門人全家福合影”，影像交疊的葡式建築前順時針排列着歷代澳門知名人士，“它”們都可以找到合身份的原型；建築師精描細繪的嫻熟技巧及其作為一名土生藝術家融合中西視野的審美觀之糅合，造就了馬若龍舉世無雙的永遠以澳門為創作母題的奇特風格：清爽、精緻、諧謔、強烈的歷史疏離感和豐富的幻覺意識。⁽⁶⁸⁾

馬若龍出生於澳門，不得不認為澳門的地域環境、文化意識給他注入了東、西方文明的種種因

素，這些因素還真正地融匯在他眷屬和他本人的血液中，一種血肉相連的感情使他比布萊希特更本能、更直接地滲透着某種奇異的感覺。他善於描繪那些半中半西、半神半獸的畫。這種幻覺、諧謔和鬼怪的圖式，可以追溯到尼德蘭大畫家波許（Bosch 1450 -1516）的怪異趣味，也可以在中國的帛畫、墓室、石窟或寺院的壁畫中見到。他把現實的表象肢解，揚棄常規的描述，任由心靈搖盪、馳騁；任由畫筆湧動、宣洩，把觀者帶入了一個荒謬神秘的夢鄉。⁽⁷¹⁾

前澳門市政廳主席麥健智也是一位澳門土生葡人社會活動家，他認為，“馬若龍一直懂得透過工作為家鄉帶來榮譽……”⁽⁷²⁾

澳門一位葡籍詩人方達舟則是這樣評價馬若龍的：

〔圖 2-6〕〈士兵〉⁽⁶⁴⁾

〔圖 2-7〕〈詩人〉⁽⁶⁵⁾

馬若龍是一個具複雜個性的人，他渾身洋溢着充沛的智慧和敏銳，善於將歐洲和中國兩個文化世界裡最為明晰和隱蔽的事物納入他那藝術家的自我之中。當他為他的出生地和造就了他的兩種文化作奉獻時，馬若龍表現了他那勃勃雄心：試圖融匯兩種不同的思維和文明世界——對完整確定其所從屬的土生葡人社會而言，這樣的融匯是必需的。其力作〈澳門土生〉(……) 畫面底部十字架的象徵意義亦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彷彿是一條最為堅實的鐵鏈，將這塊土地的兒女牢牢地“捆綁”於其主導文化上，即捆綁在葡萄牙文化上。⁽⁹⁴⁾

馬若龍比之一般土生葡裔顯著的優勢是，既接受了傳統的葡國文化教育，又接受了深遠的中國文化影響。下面援引熟悉馬若龍其人其作的同時代人士的真知灼見——

擁有像馬若龍這樣充滿活力的藝術家的澳門，將覓見作為一座文化名城應具備的根基。生機盎然的都市激發生機勃勃的文化。⁽⁷³⁾

馬若龍以西方為基礎，面向東方。他秉承了西方藝術的風華，博採東方文化的精髓，把東西方的理念融合得非常和諧，這體現在他的

畫作裡比比皆是。在他大量內涵豐盛的畫作中，既浪漫激情，也深邃奧秘，充滿神采魅力，耐人尋味。(……)我羨慕馬若龍，生得全能，活得精緻。(74)

很難發現還有人像馬若龍這般熱愛澳門。(……)這是一種血肉相連的深深的感情，這裡有他童年時期就熟悉的帶石子路的街道、響着鴿哨的美麗的藍天；車水馬龍的早晨，古老靜穆的墓地。所以當他從里斯本大學畢業取得碩

士學位又赴德國、瑞典深造幾年之後，他還是選擇了返回故鄉。他要見他的澳門、他的天空、埋着他的親人們的土地；想着就要見到老母那張慈祥而溫柔的臉，他真想馬上就撲下去親吻故鄉的泥土。(75)

我仍然必須求助於米蘭·昆德拉去註釋馬若龍：“人們祇在過去的時間中認識現實。人們不認識它在現在時刻，它正在經過它在的時刻的那種狀況。然而現在時刻與它的回憶並不



〔圖 2-8〕〈澳門皇朝〉系列⁽⁶⁹⁾



〔圖 2-9〕〈澳門皇朝〉系列⁽⁷⁰⁾

相像。回憶不是對遺忘的否定。回憶是遺忘的一種形式。”——遺忘正是深度意義的消失。因此，馬若龍的記憶裡有一大堆舞臺道具和臉譜——祇有他懂得製作和描繪澳門的歷史平面圖譜！（79）

葡國藝評家西爾凡·奇科在評馬若龍的畫時認為他與中國美學有相關的傾向，馬若龍能謀求結合兩種文化的素質，收集中國千百年的經驗及其完美無暇的藝術之大成，並且融入另外一種相反的、感知的技法和經驗。（80）

〈澳門皇朝〉揭示的是一位土生葡人藝術家，對土生一族置身於澳門特殊人文環境下的時代感受，用畫家自己的話來說：

（……）遺憾的是世襲土生人如今將成為人類學陳列館的產品。因此，必須面對作為其合法代替者的“新生代土生人”。這種新土生人將成為預示澳門未來人種文化融匯現實的文化遺傳載體。（……）我僅致力於當今新土生的一些研究，以證明其遺傳——文化遺產要少於世襲土生人。（……）我自信這樣做是出於對澳門和澳門人最大的真誠和熱愛。（81）

作為一位藝術家，馬若龍堅守人生持之以恆的創作荊途。他不斷地在作品中努力追求表現一種能與觀眾溝通並引起共鳴的互動思維方式。澳門所蘊涵的豐富多元的文化令他情不自禁地去發掘去開採，果斷地架接起通往中西交融的藝術殿堂的橋樑，讓更多人瞭解分享澳門這個港市過往的輝煌文化；這份文化遺產也與土生葡人息息相關，令他們由衷地感到一種來自經澳門本土的歸屬感。——這既是馬若龍們的決擇，也是由澳門這一風水寶地的本命所定。

要瞭解馬若龍對藝術的執着追求，從他參加過的聯展、個展及其榮銜亦可窺一斑——

【附表】⁽⁸²⁾

個 展

- 1976 澳門商業學校，“馬若龍油畫、素描及版畫個展”
- 1978 葡萄牙羅素溫泉大酒店畫廊
- 1991 比利時布魯塞爾市政廳畫廊
- 1992 葡萄牙波爾圖拿桑里畫廊
葡萄牙里斯本國家美術學院畫廊
中國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畫廊
- 1993 澳門東方基金會畫廊“馬若龍油畫及素描作品展”
中國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
- 1994 澳門氹仔 KUARTO 畫廊，“馬若龍素描個展”
- 1997 泰國曼谷葡萄牙總領事館畫廊
中國北京萬峰藝術畫廊
比利時布魯塞爾歐共體總部畫廊
- 1998 澳門市政廳畫廊，“澳門皇朝·馬若龍作品展”
澳門陸軍俱樂部何賢廳畫廊，“詩人與城市—馬若龍素描展”
- 2000 葡萄牙里斯本，葡語之家，“澳門二零零零”

聯 展（近期）

- 2001 “葡萄牙屏風展” 葡萄牙、巴西、澳門及加拿大巡迴展
澳門藝術博物館，“都市凡塵—澳門藝術家（馬若龍、江連浩和君士坦丁）三人展”
“第十六屆亞洲國際美展”（中國）
- 2002 “素描擴展2”（澳門婆仔屋藝術空間）
“第十六屆亞洲國際美展”（南韓）
“暢春園之夜——澳門當代畫家畫展”（葡萄牙幾個城市）
- 2003 - 04 “春園之夜——澳門當代畫家畫展”（西班牙幾個城市）

2005 - 06 澳門藝術博物館，“遠遊記——馬若龍、馬偉達插圖展”

獎項及勳銜

- 1985 “第二屆全澳書畫聯展”創作獎
 1986 “第四屆全澳書畫聯展”西畫組冠軍
 1987 澳門總督頒授文化功績勳章
 1991 建築作品“澳門塔石衛生中心”獲澳門建築師協會頒發“澳門建築設計獎”
 1992 獲聘為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客座教授
 1993 “第一屆澳門藝術雙年展”素描組冠軍
 澳門項秉華芭蕾舞學校名譽校長
 1995 “第二屆澳門藝術雙年展”雕刻組亞軍
 1998 獲聘為中國福建泉州華僑大學建築系客座教授
 1999 建築作品“澳門塔石衛生中心”入選北京舉辦的“國際建築師協會（UIA）第二十屆大會之中國當代建築藝術展”並獲主辦機構頒發“當代中國建築藝術創作成就獎”
 澳門總督頒授“英勇勳章”
 獲葡萄牙總統頒授“葡萄牙共和國大爵士勳章”
 2002 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頒授專業功績勳章

現在述及作為建築設計師的馬若龍建築與社會有密切關係。建築學雖然很講究藝術裝飾，但不像繪畫那麼自由隨意。建築是非常昂貴的，而且有很大的社會壓力，所以當馬若龍進入建築專業，想將藝術和建築文化結合之後融入社會推動其發展時，那就面臨很大的挑戰。馬若龍接受訪問時就此問題對筆者說——

依我的角度來看，建築文化是一門頂尖藝術，卻沒有搞藝術那樣的自由。得勝馬路的永援中學，是我早期的設計，手法沒有現今的成熟。我喜歡自己在80年代設計的塔石衛生中

心，形狀依舊而重新設計。80年代後期，我不喜歡做古；塔石衛生中心的外觀看上去順眼，顏色、高度、格式又與兩邊百年前的大屋相稱，窗和新的一樣，裡面安放兩個天井，包含了澳門建築兩百年的文化。天井在中葡文化中古來就有，雖然塔石衛生中心不大，但裡外格調在那時都很新潮，很現代，又保留了舊時的文化特點。建築設計要尊重環境，所以這項設計贏得了很多獎項，外國雜誌也有介紹。1999年中國出版了一本書，介紹1949年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內）最有代表性的建築物，他們選擇了塔石衛生中心。它雖受專業人士欣賞，一般的人士卻不大留意。另外，路環的保安司學校、新的塔石球場我也很喜歡，雖然受到批評，但可能等一年後人們就會喜歡了。有時新式前衛的設計一開始不一定被人接受的，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始終會被理解和接受，塔石衛生中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⁸³⁾

近年來，澳門出現了許多外形新穎美觀、造形獨特的建築物，位於得勝馬路的陳瑞琪永援中學，便是其中的一座。這座建築物，以幾何圓形結合歐陸色彩，被譽為“前衛式的現代派作品”，不但受到港澳建築界人士的贊賞，也有一份國際知名的西班牙建築業雜誌選其作專題報導，其形象已被介紹給世界各國的著名建築師欣賞。⁽⁸⁴⁾這座建築物的設計者，就是澳門著名的葡裔青年則師、藝術家馬若龍。

在澳門的土生建築師，也許祇有馬若龍，才能真正破譯東方的飛簷翹角、畫棟雕樑之謎。馬若龍確實無愧於被稱為澳門土生專業人士中間的一位“中國通”。作為一位澳門土生土長的建築藝術大師，他對澳門建築文化的認識可謂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他說——

澳門的歷史建築遺產很精彩，傳統葡式建築如教堂和砲臺，中式建築如廟宇和民房，都代表

了澳門的混合文化，而當中最具特色的，還要數在這個小島上屹立了大約一百五十年的普通西式民房。這些民房大都出自土生葡人之手，其結合中、葡建築風格的特色，構成了亞洲獨有的風景線。這些民房現已成為澳門的標誌，諸如主教山小教堂、前澳督府即現在的特區政府總部、崗頂劇院和前澳門總督官邸等，這些建築物的風格糅合了本土的建築語言、中國的建築技巧和葡萄牙民間建築特點，是亞洲混合風格建築群的佼佼者。這些特有的建築群，不但在硬體上成為澳門今天的文化財產，在軟體上也給本地設計師留下了混合中西的獨特建築風格。(85)

馬若龍認為，由他一手設計的建築物，全都被譽為中西合璧的澳門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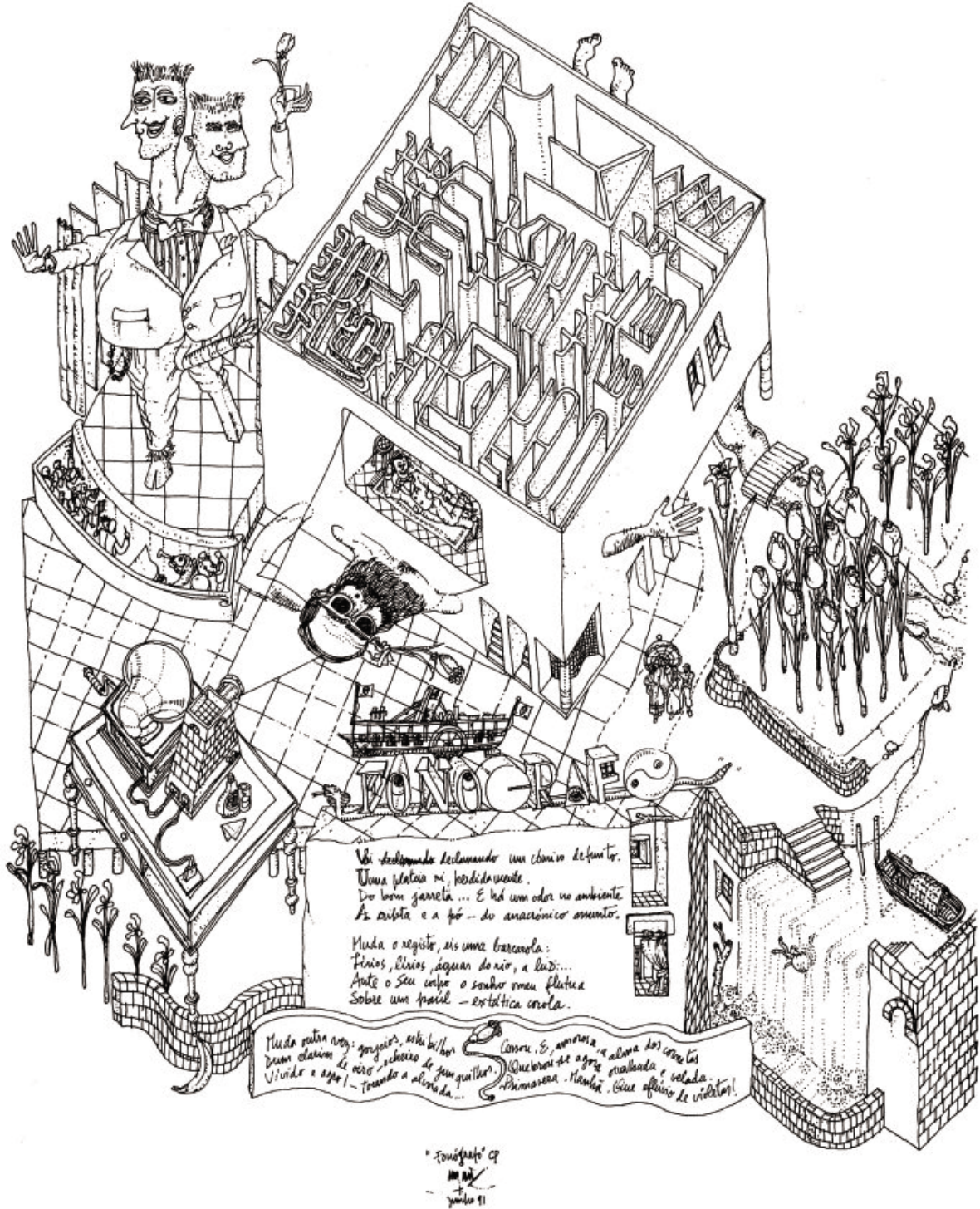
方法上我採用西式，卻講究對稱、風水、陰陽布局等中式建築概念；裝飾上的設備固然是西式的，卻偏好佈置中式的古老家居。由此可見，我對中國文化是不離不棄的。我接受中國文化，知道她的博大精深以及對世界文化做出的貢獻。尤其是中國的詩歌、藝術、書法、文學和哲學，都讓我悠然神往。(86)

馬若龍藝術創作個案評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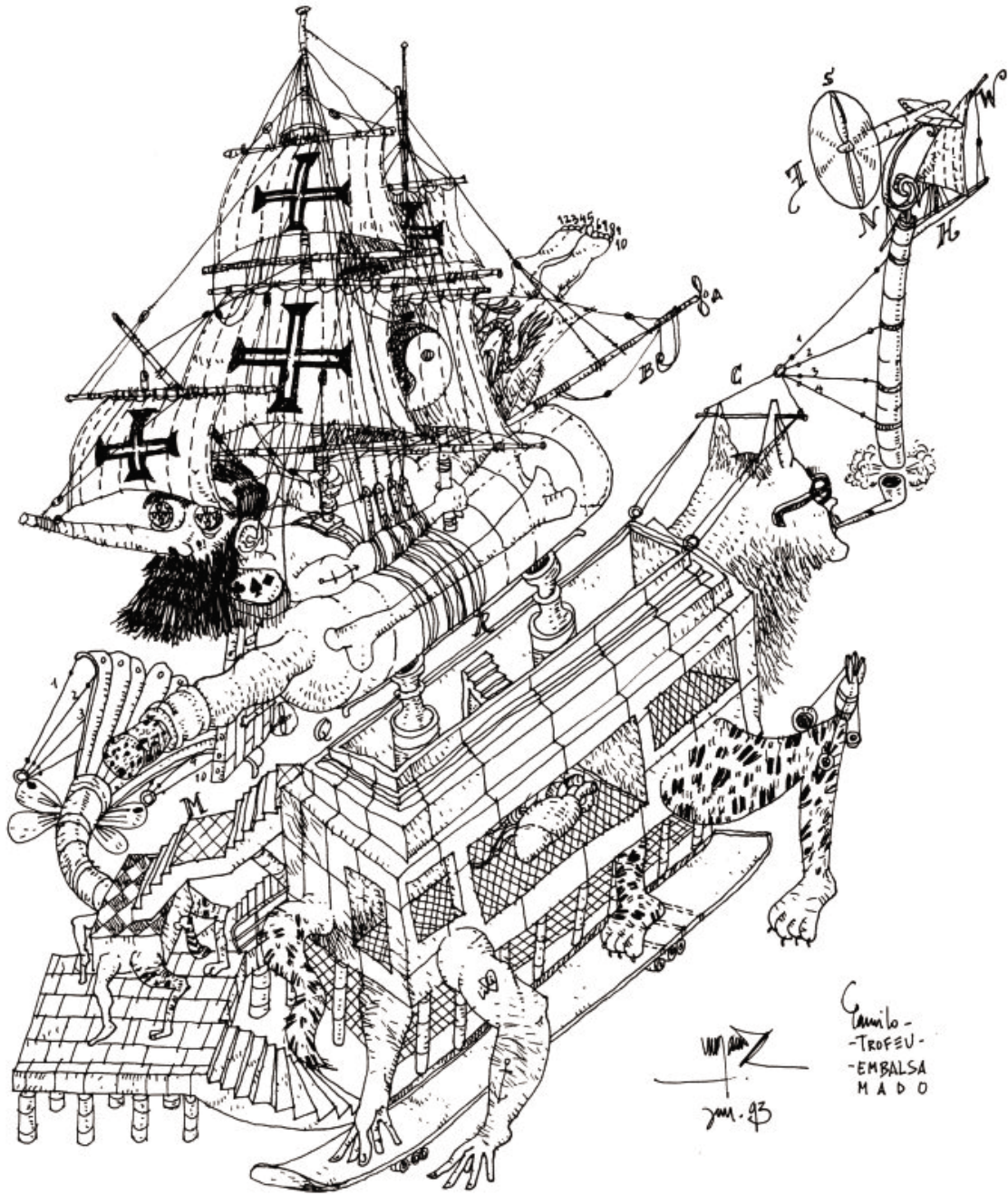
庇山耶是馬若龍回顧與嚮往的澳門歷史幻象中的神秘城市居民。在澳門，人們曾把庇山耶叫作“活死人”。(87) 20世紀初，許多藝術家悲觀厭世，彷徨於生存與死亡的邊緣，而詩人企圖讓詩神翱翔於雲天，陶醉於他們情志的感覺和釋夢之中，滿懷着幻想在真實的混亂中滑行。在生活中，他們以自我毀滅為樂事，把死亡視為自贖的途徑。(88) 庇山耶就是這樣，他站在世紀之交的十字路口，沉迷於已走向極端的頹廢主義末路而難以自拔。而作為一個盧濟塔尼亞詩人對危機的歷史性自省又催化了他的悲觀與失望。(89) 他在詩歌中尋求縹緲的寄託，把美妙的音樂和文字和諧地統一起來，從而晉身為歐洲

象徵主義至尊的代表人物之一。作為一個頹廢主義詩人，他對死亡是執迷的，死亡成為他嚮往和歌吟的主題。他渴望“像一條蛀蟲消失在泥土裡”。(90) 馬若龍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與庇山耶不謀而合。詩人庇山耶試圖用逃避現實、脫離現實的夢幻飛躍阻礙他的現實世界；而馬若龍試圖用他的筆創造出一座永恆的城市，在他美妙的構思中挽留一塊聖地。因此，在這個神話般的城市裡蘊藏着詩人的神話。(91) 庇山耶是馬若龍夢幻聖城的雲遊天使，詩人可以在那裡不受現實阻撓並加以偽裝，背着現實任意馳騁。馬若龍畫中的人物有的半人半神，有的粗野鄙俗，有的形態怪異，還有荒誕的建築物和工廠，一切彷彿都在烘托着庇山耶這一唯我論者的內心獨白，都是狂人之舟上超現實的鬼魅幻影。(92) 但這種狂亂是張弛有度、有條不紊的。畫的本身有時揭示出一種隱而不見的因果關係，猶如一個奇異的工廠或一架機器，用按鈕就能操控啟動。值得強調的是，馬若龍常常在畫中加入題記、摘句或者註釋。在其描摹特點上，馬若龍一些構圖嚴密的漫畫，也與講究氣韻的中國古典繪畫有着顯而易見的異曲同工之妙。(93) 然而，馬若龍的獨特之處不限於此。他廣採博收，概括了葡萄牙和中國兩個不同世界的精華，令兩個意象世界最具代表性、最感動人的共通之處融匯貫通，躍然紙上。〔圖3-1〕和〔圖3-2〕所呈現的中西象徵符號又一次發洩了馬若龍揮之不去的超現實主義創意：中國圖章、打字機、留聲機、代表陰陽的道家符籙、中國漁船和三桅船、耶穌會十字架(……)，他甚至把西法天算、航海指南一併收入魔幻畫中，有意或無意間陳述着古老的歷史，這種兼收並蓄的作法能充份而全面地烘托庇山耶這一人物形象。(96) 他是身披長衫的盧濟塔尼亞人，是雖被放逐到中國卻念念不忘祖國往日光輝的葡國之魂(97)，他創造了希望在遠東鴉片戰爭前夕讓賈梅士之魂重現於澳門這塊土地的詩神幽靈的替身。

馬若龍讓紋章、火焰、道家的象徵、龍、盾牌、十字架、魚等形象符號清晰地表現於庇山耶的每一個形象周圍。詩人的狂亂在畫家的筆下得以釋放，想象力永遠在畫面上奔騰，它激蕩迴旋、跌宕



〔圖 3-1〕《詩人與城市》片斷⁽⁹⁴⁾



〔圖 3-2〕《詩人與城市》片斷⁽⁹⁵⁾



〔圖 3-3〕《詩人與城市》片斷⁽⁹⁸⁾



〔圖 3-4〕《詩人與城市》片斷⁽¹⁰³⁾

多姿，令人感到畫家怦然跳動的心脈。⁽⁹⁸⁾奔湧的水龍頭、青煙嫋嫋的香煙、招展的旗幟、化作魚尾的船槳、滑動的輪子和繩索、在行星軌道上滴嗒作響的眼瞳、狂躁的風帆、騷動的季風、從天而降的飛船等等，構成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非凡世界。⁽¹⁰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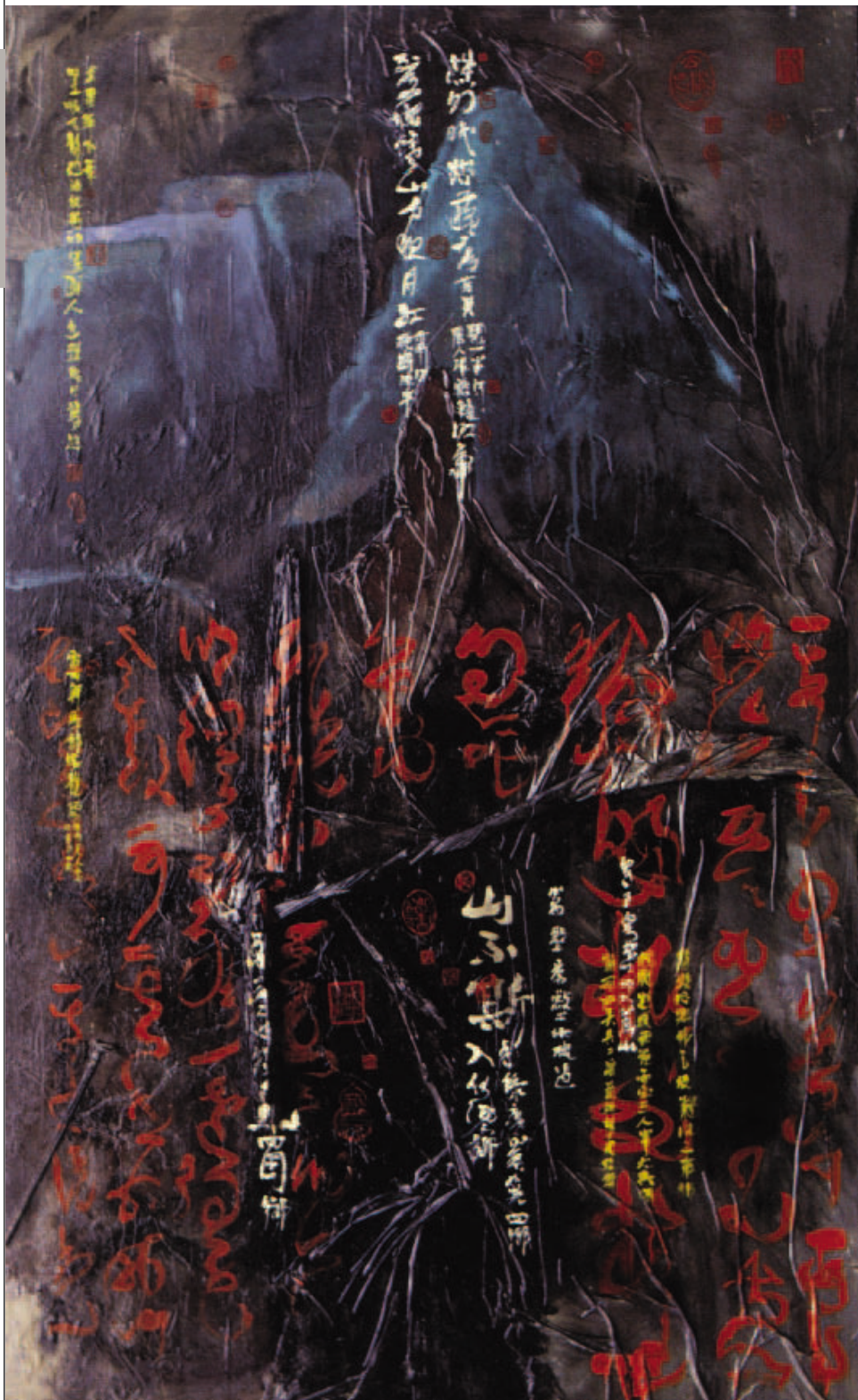
馬若龍樂此不疲地為庇山耶塑造畫像，結合了詩人的詩句，注入超現實的畫面，用其豐沛的思想令庇山耶重新走進時光的三稜鏡中。庇山耶，他是和諧之詩至高無上的歌者，是用鴉片的青煙編織的幻夢，是現實世界慵懶的睡意，是如水流逝的時光，是花艇上的弦樂笙歌，是神秘之城的神話，他昭示的庇山耶家園可謂豐富多彩。⁽¹⁰¹⁾作品中庇山耶的靈魂將永遠守護着古老而輝煌的澳門，免遭人間滄桑。搭乘三桅船遠洋而來的庇山耶，在這個東方小漁村找到了靈與肉暫時憩憩的避難所；但作為一個盧濟塔尼亞人，他又過於頹廢和逃避現實，19世紀中葉的悲觀主義情緒嚴重地影響着這位象徵主義詩人。⁽¹⁰²⁾馬若龍在〔圖3-1〕、〔圖3-2〕、〔圖3-3〕用豐富的想象力又一次傳達了這一曖代病的訊息。

〔圖3-4〕，〈題記〉是馬若龍1993年的素描作品。整幅畫雖然見不到庇山耶的模樣，但整個畫面的設計與庇山耶的詩有着直接的關係。這種巧妙的聯想，使得庇山耶的影子在畫家的作品中無處不在；看着那無頭的畫面，穿着華貴，很難想象這副模樣的紳士及淑女，他們竟想操控存在的權杖，難怪庇山耶寧願做條蟲鑽入泥地，也不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人宰割擺佈。馬若龍自己詮釋說：



〔圖3-5〕〈黃河〉1989年作品⁽¹⁰⁵⁾

這個作品中無頭的人表示無腦；發條表示人與人之間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整幅畫和庇山耶的詩有關係：庇山耶眼看這個國家正在消亡，差到連靈魂也沒有了！用詩來批評國家無用及政治領導人無能。詩人可以做的就是變成一條小蟲，鑽入泥地躲藏。有權勢的人沒有腦，沒有管理國家的能力；那些扮開心、頭頂裝着發條跳舞的



〔圖 3-6〕〈山水三〉1991 年作品 (106)

人自身無腦便受人控制。蠟燭代表燈的意思。燈代表文化。影斜的燈光，前景將是一片黑暗，它表示對國家統治者的失望。(103)

馬若龍的素描作品多年來一如既往天馬行空，已形成其獨特的個人風格。令人側目的是，他成熟後創作的油畫作品與他早期的油畫作品相比較，他一直在努力尋找一種能與觀眾、社會溝通的方式，因而在不斷求變的同時，大膽加入了更多的中國文化元素。

〔圖3-5〕、〔圖3-6〕、〔圖3-7〕、〔圖3-8〕是馬若龍80年代和90年代創作的油畫作品，在此引入他個人的說明，以便於作比較——

我在70年代的創作以抽象為主，用油畫表現；80年代創作用壓克力，主題半抽象。(104)

我最多用的是混合媒材和壓克力來表現畫面，近似油畫；也用雕刻和裝置，素描作品很多。早期創作也曾用過油性蠟筆；主題主要都是表現夢幻和中國文化有關的題材。(105)

我很喜歡在閱讀完一本書後，想象出一個創作主題，收集其中的內容，就像〈澳門皇朝〉是一組中西合璧的作品，分成扇面、中式版畫等形狀。我最喜歡做中西合璧的創作主題，如以畫《紅樓夢》或王維、艾青的詩意象，讓人們對《紅樓夢》中的愛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權力有進一步的感受。我是畫西洋畫的，我用西畫的方法加入一些中國的哲學觀點和表現技巧元素：潑墨、中國版畫、雕刻和書法將它們全部轉換成西洋畫的感覺。我覺得不應該對畫講解太多，就由得別人去評論吧。我的作品由70年代到現在一直在變，不停地在變；80-90年代又很抽象了，用了很多混合媒材，像繆鵬飛那樣。90年代後可以看出畫面刻畫的痕跡，如人物、船等等。〈澳門皇朝〉系列是90年代後的作品，半畫半裝置，這個創作可以保持延續地發展。我的素描作品可能一向有很多人欣賞，所以一直都沒甚麼大的變化。(110)



〔圖 3-7〕〈萬水千山〉1993 年品⁽¹⁰⁷⁾



〔圖 3-8〕〈風箏皇妃〉1998 年⁽¹⁰⁹⁾

如果想進一步瞭解畫家的素描作品，細細品味一番其中的隨意的甚至恣意的幻覺糾纏，我們可能會被作品中的超現實主義精神所感染。馬若龍顯然對曾經風靡歐洲的超現實主義畫派深有感悟，而且受其很深的影響。他在這方面的認識實在有高人一籌之處——



〔圖 3-9〕〈中國悲歌集〉局部 1996 年⁽¹¹²⁾

現代主義的美術在對待社會、人、自然和自我關係上失去了平衡，關係是扭曲的。他們採用的語言主要是荒誕、寓意和抽象的。而超現實主義運動拓寬了美術表現領域，使藝術家充份發揮自己的想象力並用各種手段進行製作，創造畫境。此外，許多超現實主義藝術家有濃厚的社會參與意識，用美術作為手段干預現實。這也是值得肯定的。⁽¹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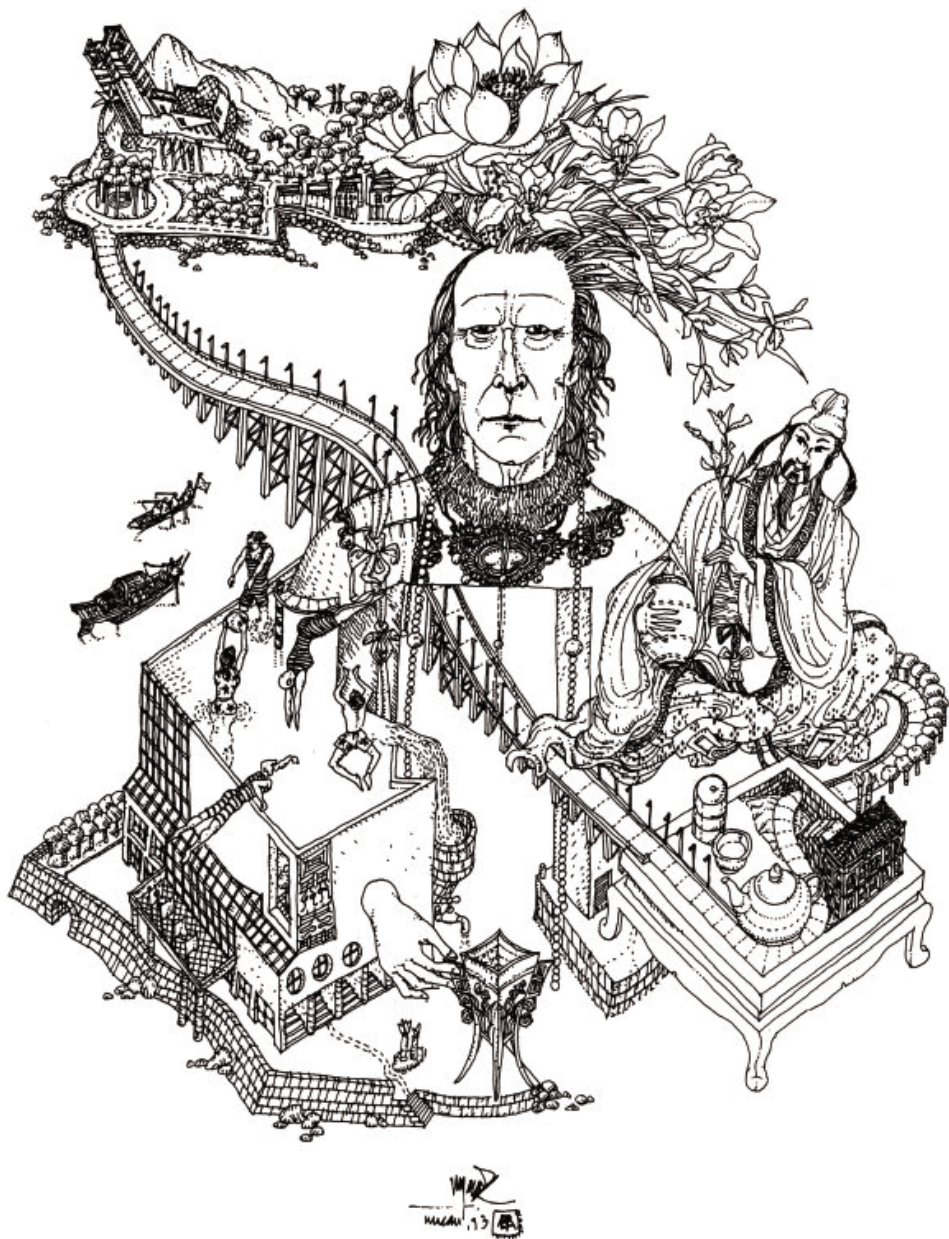
〔圖 3-9〕（庇山耶的《中國悲歌集》）畫面流暢的線條、伸縮自如得好像能引領你進入馬若龍幻想迷離的世界。那裡任何一件東西都是有意義的，怪誕又諷刺入骨，然而卻是那麼理所當然地、幽默地呈現在你的眼前。

馬若龍的素描作品，線條堅定，優美，傳達出一種無邊際的幻想和一種堪稱天才的創意。他那些有時是頗大型的敘事性素描作品，充滿神秘感，充滿虛構的事物，當中有兩個恆久存在的世界，而神話、夢境、概念和幻想都能和諧共存其中。⁽¹¹³⁾

馬若龍以〈詩人與城市〉為主題的線描作品可參見官龍耀寫的〈庇山耶，馬若龍神秘城市中的居民〉一文，這位《文化雜誌》的創刊主編人的一番評論可謂抓到了馬若龍在幻覺中描繪“澳門城堡”的創作機制。他認為，中國的民間智慧擅長以自然流露的語言狀人喻事，再也沒有比“活死

人”這一比喻更能形象地刻畫庇山耶的了。這位離群索居、自我放逐，與“正統”社會格格不入的詩人天生是一位唯我論者，他不願看到祖國和自己的命運“不斷地翻沉”，於是遠走高飛來到海外飛地澳門。這一選擇對他擺脫彷徨的處境可謂一舉兩得，一方面異域風情可以彌補單調乏味的現實生活，而鴉片煙產生的興奮是治療他精神疾病的解毒劑；一方面遠離故鄉可宏揚他的唯我意識，在這塊殘留着帝國古老光輝的土地上尋回自我。⁽¹¹⁴⁾ 庇山耶生於1867年，在科英布拉大學渡過短暫的時光後，自願放逐到東方。1894年他到達澳門，應聘在利青中學任教師，後又做過物業登記官、出色的律師和代法官，1927年逝於澳門。

他外在的社會生活與其怪誕的內心世界形成鮮明的對比，他的內心世界是會在不被外人所知、條件優越的“中國式”家中展露的。他收藏了許多中國藝術品和古董，並養了許多隻自由自在的狗。在家裡，他的美麗女人銀鷹天天侍奉他吸食鴉片。鴉片可以幫助他抵禦潮濕的侵襲，使他從虛弱疲憊四肢無力的狀態中恢復過來，因為清醒的迷狂常使他心力交瘁。庇山耶就是這樣在澳門生活的，他的家是



〔圖3-9〕〈東方札記〉⁽¹³⁸⁾

通向死亡的驛站、上演內心夢幻的舞臺，是他自己營造的“人間天堂”，是一個頹廢者超塵絕俗、逃避難以忍受的現實世界的避難所。⁽¹¹⁵⁾

二十年來，馬若龍堅持不懈地為庇山耶畫像，這是他最大的執着，也是煥發着他那極大熱情的工作動力——再現或創造一個神秘之城。

他以建築師和素描家的眼光，以充滿流動感的線條勾畫他的理想之城，描摹他神聖崇高的城市規劃，將美妙的形式與理想的建築模式和諧地融為一體。他充滿想象的創造力一方面根植於澳門土生葡人集體潛意識中深藏的脈動，另一方面則來自對澳門這一古老的聖名之城瀕臨消失而流露出的傷感之情。(116)

馬若龍試圖創造出一座永恆的城市，在天馬行空的美妙構思中挽留一塊聖地，使其免遭罪惡之手和時間債主的追逼。因此，他的城市是一個時空的神話，在這個時空的神話中又藏有另一個神話：詩人的神話。他以深藏不露的力量於變形中折射出無處不在的現實，而庇山耶無論是作為裝飾性形象，還是作為雲遊的天使，總是身在其中。他比任何迷狂的人物都重要，他是這座城市內在的動力之源。這裡勾勒的是詩人和他的城市。(117)

〈東方札記〉這幅作品，很能體現馬若龍對澳門這座“上帝聖名之城”所具備的一種超現實的捕捉能力，“亦中亦西、亦古亦今”的建築和人物在幻海中冉冉升起，隨着畫家的思想沉浮漂流；它不停地有所變換，這代表着畫家的潛意識、“亦真亦幻、亦歡亦愁”的矛盾心理；他看到了也體會到了“上帝聖名之城”——澳門這塊“生我養我”的熱土，他所迷戀和扎根的第二故鄉，將義無返顧地發展下去，他也將繼續推動、描繪并抒發住在這塊“蓮花寶地”(119)上的土生葡人與生俱來的超越時空的可歌可泣的文化情懷。

結語

馬若龍是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澳門土生葡人，其創作所散發的獨特魅力不是三言兩語就能作出定評的；他是一部澳門精神的史記，記錄着葡人在大航海時代開發的遠東商貿、宗教與文化交流的輝煌本事。對他個人精神領域的探索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他怎樣看待四百年的滄桑澳門？他所熱愛的故

鄉澳門還在繁榮發展之中，土生葡人將如何維護他們的多元文化不至於褪色甚至淡出呢？雖然可疑的問題很多很多，但以下一段簡短的錄音似可披露馬若龍發自肺腑的心願——

作為土生葡人，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具有良好的全民文化教育水準，一代代的居民知道珍惜與保護的由古至今澳門留給後人的豐富文化。澳門的歷史城區遺產保護需要全社會的努力。城市可以發展，社會也不會靜止。關鍵是怎樣才能保留和體現這個城市的靈魂。澳門城市的靈魂就是她的多元文化，她那種地中海式風情與中華民族獨有的儒家風格令到這座城市獨樹一幟。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能帶動一切，我作為一名建築師，好希望澳門的建築設計文化可以繼續提高，帶出本地的建築文化特色。澳門現時教育水準還一般，一個好的城市教育至關重要。你看世界上那些最好的現代建築都出現在那些教育很發展的國家。城市建設，不單要好的建築師、設計師，更需要全社會的努力。我覺得土生葡人可以為一國兩制構建澳門做更多工作，因為他們有多語文化背景。土生語言雖不是正式葡文，它摻雜着葡文、英文、中文、馬來文等，成為一個文物語種，但其中包含的是一個特殊的混血文化，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推廣的。例如土生飲食的研究，世界遺產中的建築文物百分之九十都是西式建築，也是土生式的。但我覺得，澳門的土生組織應該多做一點努力，不可以祇靠歷史遺產。其實中國是很支持土生社群的，澳門政府也很有心給我們機會留在澳門，為發展我們的獨特傳統多做一些事情。氹仔有“龍環葡韻”那幾幢介紹土生的博物館，除此之外還可以多介紹一點中西合璧的文化。在特區政府的支持下，希望不久土生語言也能列入世界遺產。澳門很富有，有很多賭場，但也可以多建一點博物館，或給本地的藝術家多一點展覽發展空間。澳門藝術人材的訓練還可以再提高，藝術氛圍還有待發展，政

府可多想一點辦法支持藝術家們去國外交流……（引自2007年3月29日馬若龍先生的訪談錄音）

馬若龍還有更多話要說、更多的事情要做，就像他在作品中不斷變幻築構的城市規劃草圖。他又是一位果斷的實幹家，我們從眾多學者對他及他所屬的社群之研究、對他作品的評價已折射出了這位土生葡人代表人物如何融合中西文化之精神於一身、肩負着捍衛本土文化特色的重任，並自覺投入他為之設置的宏大主題的目標。這個古老城市擋不住歷史車輪的轟鳴飛滾，他唯有先將心嚮往之的美麗澳門收留在他的畫紙上、詩歌中和他設計的建築藍圖中，那裡有任憑他隨意構建的幻海中的城堡，任憑充滿希望的翅膀飛過重洋駕起連接故鄉的橋樑，令眼前這份由四百年前東西方古老文明偶然碰撞出璀璨火花的的星空，重新燃燒充滿人類發展希望的人文景觀。馬若龍無可厚非地屬於這個城市，他的靈魂與意志已根植於這片樂土。他和他所歸屬的族群文化是華夏文明的瑰寶，也是永遠令人觸目的大洋彼岸航海史帶出的另類文明，其歷史文化的價值觀和真實性是任何現代文明也代替不了、更抹殺不掉的。這種深刻的歷史感是推動馬若龍創作的精神食糧，令他將永遠在這塊“生我育我”的風水寶地上以一個土生葡人特有的藝術語彙繼續光芒萬丈地吸引着世人驚羨的目光！

【註】

- (1)(2) 轉引自劉登翰：《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頁333。
- (3)(4)(5)(6)(7) 劉登翰：《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頁334；頁340；頁375-376；頁376。
- (8)(9)(10)(11)(12)(13)(14) 轉引自劉月蓮：《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澳門文化研究會叢刊5，澳門文化研究會，2003年10月第1版，頁74；頁72；頁72-73；頁71；頁73；頁102；頁76。
- (15)(16)(17)(18) 轉引自劉登翰：《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頁337-338；頁40-341。
- (19)(20) 轉引自劉月蓮：《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澳門文化研究會叢刊5，澳門文化研究會，2003年10月第1版，頁114；頁130-134。
- (21) 同註(15)，頁342。
- (22) 同註(19)，頁113。
- (23) 同註(19)，頁113-114。
- (24) 轉引自劉月蓮：《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澳門文化研究會叢刊5，澳門文化研究會，2003年10月第1版，頁115-126（崔維孝原譯，高戈校定）。
- (25) 參見李向玉主編：《中西文化研究（文化澳門）》，2003年12月第二期，宋柏年、鄭妙嫻、黃雁鴻：《澳門文化訪談錄（選登）》，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出版，頁45-46。
- (26) 同註(25)，頁41-42。
- (27) 同註(25)，頁40-41。
- (28)(29)(30) 引自筆者2007年03月29日“馬若龍先生的訪談錄音”。
- (31)(32)(33)(34)(35)(36) 引自林昶：《濠江青英錄》，澳門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143；頁143-144；頁144-145；頁145；頁145-146。
- (37) 東方葡萄牙學會，葡萄牙國家美術協會：《十五年，十五位藝術家》，東方葡萄牙學會出版，2005年9月，頁24。
- (38) 參見李向玉主編：《中西文化研究——文化澳門》，2003年12月第2期，宋柏年、鄭妙嫻、黃雁鴻：《澳門文化訪談錄（選登）》，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出版，頁40。
- (39) 引自趙春晨：《澳門記略校注》前言〔《澳門記略》原著：印光任、張汝霖，最後完成於1751年；為唯一的澳門地方誌，也是第一部較全面系統記述澳門地理、歷史、政治和社會的中文典籍，堪稱澳門史研究之始。全書共分上下兩卷三篇。上卷包括形式、官守兩篇，其中形式篇是記澳門的地理形式、山海勝蹟及潮汐風候等，官守篇記澳門歷史沿革，主要是有關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經過和明清中國政府在澳門設官置守、實行管轄的情況。下卷為澳藩（藩通“番”，是中國古時對外族的通稱，此處西藩指當時來澳門的西方國家人）篇，專記居澳西人（主要是葡萄牙人）的情況，包括他們的體貌服飾、生活起居、習俗風尚、物產器具、船炮技藝、語言文字等，同時對當時經澳門從事對華貿易的各西方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也有簡單的介紹。〕，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2年，頁5-6，頁8。
- (40)(41)(42)(43) António Manuel Couto Viana：〈馬若龍詩集《一天中的四季》閱讀有感〉，《澳門現代詩刊》，第6期，澳門五月詩社出版，1993年，頁77；頁79。
- (44)(45)(46)(47) 黃曉峰：〈馬若龍，睇起那一副繆斯的眼神——《一天中的四季》印象〉，《澳門現代詩刊》，第6期，澳門五月詩社出版，1993年，頁81；頁83；頁88-89；頁86。

- (48)(49)(50) 轉引自劉登翰：《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頁352；頁352-353。
- (51) 潘日明神父：《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蘇勤譯，澳門文化業書3，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2年，頁32。
- (52)(55)(57)(58) 參見官龍耀：〈馬若龍——《詩人與城市》前言〉，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第2版，1998年10月。
- (53) 參見馬若龍：《詩人與城市》，1977-1997素描作品巡迴展，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第二版，1998年10月（〈庇山耶和機器時代〉，澳門29 x 37 cm，1989年，劉海粟現代藝術館收藏，上海，中國）。
- (54) 同註(53)，〈這樣穿過我眼睛的影像〉局部，澳門，121 x 30 cm，1990年。
- (56) 同註(53)，〈庇山耶的房間〉，澳門，56 x 37 cm，1991年（艾德詩基金會收藏，波而圖，葡國）。
- (59) 同註(53)，〈題記〉，北京，30 x 42 cm，1993年。
- (60) 同註(53)，〈中國悲歌集〉，澳門，83 x 32 cm，1996年。
- (61) 引自黃曉峰：〈馬若龍向庇山耶之靈獻花——跨文化認同 & 新圖像傳釋——漫評馬若龍藝術個展'93〉，1993年春天寫於澳門。
- (62)(63)(66) 同註(1)。
- (64) 馬若龍：北京系列，壓克力，122 x 200 cm。
- (65) 馬若龍：壓克力，宣紙，木板，200 x 122 cm。
- (67) 引自2007年03月29日馬若龍先生的訪談錄音。
- (68) 引自黃曉峰：〈馬若龍繪畫屏雕裝置解讀〉，評〈澳門皇朝〉，澳門市政廳畫廊出版，1998年，頁78。
- (69) 《澳門皇朝——馬若龍作品展》，澳門市政廳畫廊出版，1998年（〈澳門土生之子〉，壓克力、水、160 x 60 x 20 cm，1997）。
- (70) 同註(90)，〈澳門土生〉，壓克力、木、紙和鐵絲做雕塑 200 x 120 x 20 cm，1997年（澳門市政廳博物館收藏）。
- (71) 繆鵬飛：〈馬若龍的藝術〉，評〈澳門皇朝〉，澳門市政廳畫廊出版，1998年，頁57。
- (72) 麥健智：〈一個旅程的評介〉，評〈澳門皇朝〉，澳門市政廳畫廊出版，1998年，頁41。
- (73) 方逢舟：〈馬若龍：藝術家與市民〉，評〈澳門皇朝〉，澳門市政廳畫廊出版，1998年，頁43。
- (74) 江連浩：〈融匯的橋樑〉，評〈澳門皇朝〉，澳門市政廳畫廊出版，1998年，頁55。
- (75) 郭桓：〈生得全然 活得盡致〉，評〈澳門皇朝〉，澳門市政廳畫廊出版，1998年，頁63。
- (76) 楊雪萍：〈馬若龍和他的澳門〉，評〈澳門皇朝〉，澳門市政廳畫廊出版，1998年，頁67。
- (79) 黃曉峰：〈馬若龍繪畫屏雕裝置解讀〉，評〈澳門皇朝〉，澳門市政廳畫廊出版，1998年，頁77。
- (80) 引自劉登翰：《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頁351、352。
- (81) 引自馬若龍人類學論文：〈澳門面向未來的聯姻〉，《文化雜誌》第23期，中文版，1995年。
- (82) 參照《十五年，十五位藝術家》，東方葡萄牙學會，2005年9月，頁24。
- (83) 引自2007年03月29日，馬若龍先生的訪談錄音。
- (84) 引自林昶：《濠江青英錄》，澳門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142。
- (85)(86) 參見李向玉主編：《中西文化研究-文化澳門》，2003年12月第2期，宋柏年、鄭妙嫻、黃雁鴻：《澳門文化訪談錄(選登)》，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出版，頁40。
- (87) 引自官龍耀：《詩人與城市》〈前言〉(庇山耶，馬若龍神秘城市中的居民)，1977年至1997年素描作品巡迴展，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8年10月。
- (88)(89)(90)(91)(92)(93)(96)(97)(99)(100)(101)(102)(114)(115)(116)(117) 同註(87)
- (113) 馬若龍：《詩人與城市》，1977年至1997年素描作品巡迴展，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第二版，1998年10月，作品〈流聲機〉，30 x 42.5 cm，澳門，1991年 Carmen Machado 女士收藏。
- (95) 同註(94)，〈庇山耶的戰利品〉，澳門，42 x 30 cm，1996年。
- (98) 同註(94)，〈向魚群傳道〉，42 x 30 cm，澳門，1993年。
- (102) 同註(94)，〈題記〉，北京，30 x 42 cm，1993年。
- (103)(104)(108)(110) 引自筆者2007年03月29日，馬若龍先生的訪談錄音。
- (105) 《澳門皇朝》，馬若龍作品展，澳門市政廳出版，1998年(混合材料，184 x 122 cm，1989年，馬偉達設計師收藏)。
- (106) 同註(105)，混合材料，195 x 122 cm，1991年，畫家郭桓先生收藏。
- (107) 同註(105)，壓克力、木，120cm，1993年，東方基金會收藏。
- (109) 同註(105)，壓克力、木，200 x 120 x 20 cm，1998年。
- (111) 李春：《西方美術史教程》，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2002年3月第一版；頁401，頁414。
- (112) 同註(94)，83 x 32 cm，澳門，1996年。
- (113) 布嘉麗：〈馬若龍《詩人與城市》前言〉，1977年至1997年素描作品巡迴展，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8年。
- (118) 馬若龍：《〈東方札記〉插圖》，東方葡萄牙學會，澳門特別行政區，賈梅士學會出版，第一版，2002年9月。
- (119)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頁1-4。